茗香堂史論

茗香堂史論卷之三

海鹽彭孫貽羿仁原書
同里朱葵之粟山校正

唐書

唐書諸帝論斷甚佳謂靈武卽位爲非紫陽涑水咸本乎此

一行論歷甚詳而核　五行志較前代矯誣甚爲超出蓋五經之理至宋而大明緯書之誣一洗矣

唐伏遠弩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

步四發而二中宋時神臂弓亦弩也及三百步當是伏遠弩遺制

唐太宗令決囚必三覆奏又令二日五覆奏決囚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亦三覆奏其日蔬食深得聖人哀矜勿喜之意然五奏法司不太煩乎三奏足矣要令執法者無罪自然無冤

唐書於隱太子強爲之辭宋臣因唐之舊存以傳疑非實錄也　貽以爲唐有天下創謀自太宗唐公柔懦無斷不能效王季含伯邑考立武王建成又無東海王彊宋王成器之賢思拱手而有儲位太宗雄畧蓋世豈能抑首而居

庸主之下乎敬德英衛之徒於秦王有腹心生死之交欲其捨英主而事他人彼豪傑梟果之才勢必爲亂唐祚未得安也高祖誠能喻太子以讓而錫之東藩優異其禮建秦王以儲副早禪天位蹀血禁門之事當不復生乃貪戀大寶不念創業之功不思兩全之道遂令同氣彎弓遺譏萬世誠足歎矣

凌烟功臣段志玄非第一流人物然其孫文昌成式或以豪俠顯或以文章傳人故不可以無後信哉

劉文靜首倡大議太宗因以起事其功不在蕭何下唐祖昏耄顧以與裴監有隙陷而殺之寂之才豈文靜比以宫

女私侍之恩令居功臣之首

粟山按唐之有天下實發端於文靜高祖以武周虛無之事信讒行戮冤哉且其設施不在房杜之下未竟其用太宗登極後亦不一爲表暴豈懼彰父愆耶此案千古夢夢思之扼腕

溫造劾李祐違詔獻馬人多稱其剛直不知其人與元軍斬亂兵之殺李絳者八百人一軍攝服不敢動其胆畧謀勇尤出人數倍

唐功臣多以字行房元齡名喬封德彝名倫尉遲敬德名恭秦叔寶名瓊殷開山名嶠亦一時風氣然耶任瓌字瑋

一字字自項羽後亦少矣

李嗣眞聞章懷太子制樂先占其敗又掘地得黃鐘太常樂以和又聞馬鳴謂其主必墜死聞佩聲知新婦之必離此可列之藝術傳附於溫大雅彥博傳末不倫矣

栗山案此與隋萬寶常知音一律

苑君璋知唐之必興不能棄武周以事唐武周死依突厥以拒命高滿政謂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不如盡殺虜衆以投唐不聽滿政降唐君璋引突厥殺滿政迨部曲離畔窮蹙請降賜以金券猶懷二三頡利召之遂執送元普受年馬錦裘之賜聽郭子威之邪謀不從子孝政之忠諫

反覆無定倖而降唐以歿其身君璋可謂用夷變夏鴟服不化之人豈可與唐功臣齊列乎

杜淹在隋因蘇威以隱者詔得美官乃與韋福嗣共入太白山爲不仕者隋文惡之謫戍江表乃仕王世充又欲仕隱太子乃傾危險陂之士仕於貞觀以功名終幸矣

裴矩奸於隋而忠於唐封德彝則始終諧佞宇文士及弑逆同產知時不容托唐自安卒以佞自全此輩當別爲佞幸傳可也乃與名臣錯綜乎

張玄素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伏伽每不自諱玄素一遭太宗詢出身色若死灰其遜伏伽遠矣玄素能犯顏強諫

若此雖出令史何害蕭曹不爲吏卒爲漢功臣之首所以

君子貴衡其大也

人第知婁師德寬厚長者不知其將畧深沈有趙充國之風拒吐蕃開營田積粟豐州數百萬無轉餉和糴之費入爲宰相知賢薦士忮忌不行卒以功名終於告密之世其所處之難有百倍於汾陽者身兼將相富貴不危豈非一代之巨人歟宋子京論贊獨稱其勇以爲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如此議論開前人所未發增幾許論世人心眼

劉仁軌裴行儉皆超儒生懷將畧立功徼外功名相等行儉知人善任雅量藻鑑凡所賞拔皆爲名將仁軌表袁嗣

宗知裴炎反狀不告武后詔拉殺之仁軌子卒爲酷吏所殺行儉子光庭相繼爲相以功名終天道豈曰無知

粟山按仁軌將畧卓絕一時其表陷睿宗也武夫不學實患失之所致惜哉

裴炎表廢中宗卒成母后專制廢唐爲周之禍一言喪邦此之謂矣然中宗無廬陵之幽則韋后弄權不在天后之下無天后之才而有其亂亂雖不亡唐而亂天下也尤甚君子之責人也固當原其心叉未可厚誅於炎也

粟山按裴炎終於伏誅武后已疑其心矣處人骨肉固若是乎

李昭德爲洛橋累石代柱銳其前廝殺暴濤勢水不能怒自是無患前廝當是橋柱向來水面今洛陽萬安橋亦同此制

李渤隱廬山後徙少室屢徵不起韓愈移書責之乃起孤介特立屢以直言被斥自虔州徙江州後爲桂管觀察使皆有利濟及民今江州廬山有李渤讀書堂直道高風凌厲百代如見其人

栗山按李渤竟爲書法所掩

穆宗雖杖殺柳泌復惑於方士之言布衣張臯上書切諫帝善其言訪臯不獲眞高人一等矣

宋祁傳贊鉤深抉隱筆亦挺勁絕人然頗嫌於碎僻要之

宋文之特立不倚者也
事有反覆不測者武士彠爲有唐佐命勳臣乃生女子入
宮滅唐子孫殆盡以武后熏灼之時乃有武攸緒思遠權
勢隱居不仕不與三思承嗣延秀等同誅奇矣孫元衡儒
衡接迹而起爲唐名臣天之報施固不爽耶
玄宗時紛紛議報引魏徵議增舅服爲小功夫聖人制服
重本支輕外姓故外姓之服不過緦惟外祖以尊加從母
以名加至小功魏徵欲變先王之禮以推隆母族已悖聖
人別嫌明微之義玄宗引之以變禮宜乎再罹后妃之禍
至於播遷也

郭震出入將相有大功於國身係西北之安危豈非社稷之臣歟玄宗講武驪山親御桴鼓元震引禮請止亦大臣之義也玄宗乃欲以軍容不肅坐纛下將斬之無故而殺大勳上佐自撤社稷之衛雖曰講武何益乎

栗山案玄宗此舉欲以樹威雖非本心已傷國體其後任用蕃將幾致喪邦卽云女禍使然何前後如出兩人也

和逢堯於武后時負鼎闕下願助天子和飪爲有司所詰流莊州其人固非佳士乃舉進士攝鴻臚使突厥以辨折虜爲唐奉使者首稱人固不可測歟

張曲江曾孫仲方傳李訓旣誅羣臣謁宣政半扉啓傳召

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闢可字似訛又髖足旁卒又仲方勢窘不能有所繩俏皆艱澁不成語予京好用奇字然耶

粟山按此即劉幾天地軋萬物茁聖人出之流亞宜歐陽公以札闥洪頏相戲也

韓休風節矯矯韓滉更兼將相棓刻以效忠然功名赫然威加鄰藩協奉帝室有大臣之節書畫皆絕人書亞張旭畫埒韓幹可謂一代奇士清介自守所聚斂皆以紓國難觀過知仁斯之謂矣

元次山父延祖少孤不仕爲舂陵丞棄去間祿山反戒結

以世故多不得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次山春陵行感慨惻怛有自來矣

唐人小說於李泌陸贄多所詆短謂宣公下石竇參以至死宋子京獨判其誣謂參之貶帝積欲殺之贄以爲太重乃貶驩州司馬宮侍謗不已竟賜死邕州直筆表微不弟爲賢者諱也吳通玄以宗室女爲外婦帝怒其溷汙近屬詰之不敢答賜死長城驛如宣公才器焉能沮其不作相何憸人喜爲異論也宋人議論每過迂然於大經大義多賴之發明不弟此等事也

段司農顏魯公同傳甚佳論贊亦深切惜筆弱不及史公

耳

平涼之盟李晟㧛渾力爭不能止駱元光知虜有變請與渾瑊連屯瑊不從元密徙營次瑊屯旣會元望雲物知不祥傳令部曲列陣以待會涇原節度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軍相應虜刼盟瑊奔還元兵已成列觀兵亦起虜乃退元遣車重先行與瑊徐行振旅還虜不敢逼是役也非二軍瑊不免帝嘉之賜姓名李元諒人皆幸咸寧之得脫不知二師力也爲將信不可無備

唐宰相正直剴切者惟陸宣公一人可以追配魏鄭公魏公遇太宗其言故盡行宣公遇德宗言不盡用其效不大

顯蓋爲鄭公易爲宣公難鄭公當開創初基欲英主之持盈也易宣公當顛沛之日欲猜主之推誠也難子京辨其誘中其功洞中古人之隱

一衆山按宣公出處尤高於鄭公一籌

韋皐立功西南開拓萬里功名之盛諸葛之後未之有加王叔文專政皐使劉闢私於叔文請盡領劍南否則將修怨焉叔文怒欲斬之闢遁去皐遂上表請太子監國又暴叔文之奸勸進太子大臣繼之太子受禪因投竄奸黨皐以强藩內制朝廷雖媿汾陽之忠謹然志清君側臣節未虧韓弘養寇十餘淮蔡之討不自從戎陰懷二三驚傳詔

使齊蔡既平懼而入覲幸以功名終其於章臯功業大有逕庭子京以臯弘陰慝誠言自解長沒天年恐非篤論臯固未嘗有陰慝之跡也臯功大勢盛首擊權倖中朝忌之國史所著恐非其實蓋子厚與叔文爲石交昌黎輩又爲子厚之友執簡之臣偏護執柄有由來矣臯貴極人臣又求兼領劍南欲何爲乎闢之私情莫須有也

竇群母喪嚙一指置棺中廬墓終喪夫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刲股救親尚且有譏嚙指置棺益復無謂人子養志顯揚爲大孝若矯甲詭好名之甚者陰賊狠戾即此可卜

崔彥昭事母孝與王凝爲外昆弟凝先貴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獰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憾之凝爲兵部侍郎彥昭作相母勅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泣且拜不敢言怨而凝竟免嗚呼非特彥昭之孝其母亦善於教子矣今之士大夫同氣或陰相擠況外兄弟之有怨者乎閱此三歎羨之敬之

元魯山母在未命娶母亡遂終身不娶人或以絕嗣議之德秀曰兄子在先人未嘗乏祀也初兄子喪母無貲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豈非至誠所格天亦爲之動耶房次律謂一見紫芝使人名利之心都蠢如此

八郎婚宦且不能攖其懷何況名利耶求之古人亦未有二紫芝以未奉母命而不娶終非聖賢之大經亦可謂不善體母志者其所云先人未嘗乏祀則孝子之心千古如此

粟山按舜不告而娶孟子以為行權舜豈無弟象在耶設紫芝之兄子竟不育抑再娶耶聽其絕祀耶此晦人一節之行不可為訓

辛讜為雲京孫少耕力能止牛鬬折其角已乃從危亂中破賊立功眞豪傑也

田游巖自稱泉石膏肓烟霞錮疾然受學文學士之命又不能挈身引去以裴炎之死坐累放歸其退又不以道不

得爲高蹈也武攸緒不以后族自累可謂見幾明哲之士司馬承禎孫思邈宜列方術中

賀知章老乃乞閑知上好仙乃請爲道士出家豈須奉旨邪又乞剡川爲放生池可謂老不知止戒之在得豈得列於隱逸

唐初圖功臣於凌烟閣首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六人德宗即位錄武德以來將相勳名特高者九十二人大中初詔求李峴王珪戴胄馬周以下至李澄等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烟閣後增益至一百八十七人自房元齡至南霽雲爲第一等賈㬌至姚闇爲第二等其間忠臣義士及逍遥

公章嗣立無不在焉乃忠烈如顏魯公功名如郭汾陽顧不及之不可解也

以盧奕忠義乃有子杞之奸邪杞之奸邪乃有子元輔之清介人固不可測也士貴自立不可恃祖父之忠義門風以自滿必須勉厲自樹乃克無忝家聲恃家聲以敗節者比比也可不戒哉若先世獲罪更宜奮身特立以雪前人之恥不可以先惡自墮厥志也

朱子京持論最爲有意張巡傳載巡子去疾訐遠不死一段抑揚以盡疑而後入韓愈之文爲定論深得作者之法蓋欲以此塞萬世下好奇彈射者之口俾遠無遺議其有功

名教不淺云

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言施士匃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好爲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此最得帝王讀書法孔明畧識大意亦是此意梁武魏文父子馳精浩博每與儒者爭長於治天下之道則昧昧也讀書何益文宗亦其流也桓文謂簡文惠帝之流淸談差勝亦其類也

突厥旣敗獻牛羊各數千太宗郤之令還所掠俘甚得帝王之道宜其俯頷利臣突厥雄槩千古無兩

五代史

歐陽五代史文體省靜無一冗語洵良史也然筆力衰颯不能望唐人何況兩漢

廬陵帝朱温于古皆以爲非廬陵引魯桓宣及鄭衞二君以爲例似是而非魯鄭衞四君皆以公子弑逆雖犯大惡猶周公唐叔武公之後也其事比乎羣公子之爭立姬姓未斬也温起盜賊非羣公子之例矣弑昭哀二帝殺九王以斬李氏之祚其視莽操懿昭慘惡倍之較唐晉漢周諸君萬不及也聚麀宣淫禽獸不如乃帝之乎哉曰不沒其實其實常爲君矣夫温之篡唐以至友貞之見滅不過十

餘年耳河東趙魏浙西淮蜀割據自若也安在其爲君乎梁之五代以著干統之實稍異其書法於四代以嚴亂賊之防不亦可乎無紫陽以正之何以明大綱而立人紀者也

梁本紀於濟陰之廢曰封唐王爲濟陰王徐無黨注曰謂天子爲唐王錄其本錄語如此廬陵大誤矣依春秋之法則當書曰奉唐帝爲濟陰王今乃依亂賊之文貶天王之號於筆削之義乖矣　又於溫之被弑書曰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書沒篡弑之實亦非春秋之義也按春秋之法宜書曰戊寅友珪弑帝弑父之賊亦不得書

爵也凡書反者皆係舉兵於内外乃泛泛然叛逆之稱也友
珪弑父謀之寢室之中加以剸刃之慘異乎稱戈弄兵之
輩廬陵之書亦鶻突不明
每書赦必曰德音此係臣下贊誦之辭非史臣紀實之體
王彥章之死書爵以紀之嘉之也徐無黨注亦瞶瞶不明
唐莊被弑於郭從謙辭同朱温例亦非也
劉知遠本沙陀種乃追尊漢高光爲不祧主豈劉氏乃劉
聰劉曜後邪本紀畧而不書無可稽攷
唐晉漢屢書民間一產三男子不係災祥何關治亂書之
本紀何不憚煩

家人傳后妃王子錯綜成文不若后妃合爲一傳王子合爲一傳俾五代之君孰得孰失燎若列眉也

廬陵之主濮議五代史已詳言之一則見於晉出帝本紀再則見於晉家人傳其言曰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云議大禮者本此

唐臣李襲吉傳晉王使襲吉爲書諭梁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

公僻處一隅士有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使敬翔答之不工襲吉書傳於世夫毒手尊拳數語何足云工而摘之誠足笑也

徐無黨注多舛謬如晉臣吳巒之死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郜珂已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無黨注巒不能察珂之奸反委以兵是已又謂契丹入貝州又不能拒戰遽投井死死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夫本傳已書巒守東門方戰而無黨乃謂又不拒戰夫死於戰死於井等死耳而謂不足貴何哉昌黎傳許遠謂與張巡同烈此是紀死事之準五代史之不書死事多矣寧止一吳巒哉

分代立傳然須賢奸各自爲類奚雜翰與景延廣同傳二
人正自相反猶以爲契丹得失著戒可也若蘇逢吉之奸
回乃冠之史弘肇之前楊邠聚歛臣而持己則儉劉銖剛
暴而遇周祖不屈以死皆有一節之可取王章亦聚歛臣
然皆與漢之佐宜以史弘肇爲首而楊邠王章劉銖附之
蘇逢吉怨史弘肇等之異已激李業等爲誅僇功臣之謀
卒召亂以亡國然則逢吉固禍首也宜以爲魁而李業聶
文進後贊郭允明附之則勸戒昭而賢奸判矣
死節傳三人皆終始無玭梁王彥章唐裴約南唐劉仁贍
文亦連綿不斷中插裴約一段似過文又非過文頗挫殊

妙後段感慨抑揚尤爲妙絕是一部五代史點睛處

死事傳夏魯奇徐無黨注曰吳巒兵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故取舍異夫巒之不列於死節者以用郜珂之失也珂既任兵事引契丹入貝州城中已亂而謂兵猶可戰不亦謬哉

死事傳張敬達亦可謂表表無疵者食盡食馬楊光遠屢趣之降敬達曰諸公何相逼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卽斬敬達降契丹無黨注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己以降賊故不書死節傳錄其死者嘉其不屈然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爲死節無黨之持論何其誣也敬達之言蓋

亦怒而斥光遠云爾豈其身則捐生而諷人背主者乎將
士皆已必變敬達豈能誅光遠耶光遠亦豈肯束手受誅
乎書生不揆時地輕易責人如此廬陵分死節死事爲二
傳別自有意不可妄爲穿鑿也
死事傳序曰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
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得十五人而戰沒者不得與也
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今按二人皆戰沒之士
王清唐將也以事晉而戰歿於契丹彥超漢將也以事唐
而戰歿於太原二將皆非純臣廬陵列之死事自云有旨
其義殆難測矣豈非以石晉召夷亂華二將皆能盡節於

中華之主故邪以爲識春秋之大義故節而取之
唐臣任圜張憲趙鳳皆卓然之士豆盧革盧程徒以門望
皆奴才也反冠於首而已
孫晟早年縱橫干進幾殺其身亡命奔吳見用李氏奉使
於周至死不屈予卿文山無以過之乃不登死節之傳似
亦太苛
唐六臣傳裁斷甚佳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皆醜詐自
修彝貽矩蘇循則奸佞無取然皆與於勸進禪授之班合
爲唐六臣傳以爲萬古賣國求榮之鏡戒其意深其感切
矣楊涉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官至太

子太保則又不止于馮道四姓十君矣前段始裴樞後段論朋黨榮戹組舞大有妙裁恨筆弱未遒耳觀其持論逈出前此史臣之上

沙陀兵強於天下多以義兒有功廬陵義兒傳畧盡克用存勗用兵之槩是亦畫家寫生手也

伶官宦官二傳忽敘事忽立論波瀾開闔有龍門之遺廬陵得意文章也宦官傳敘張承業張居業方畢便入五代文章陋矣一段至可不戒哉幾五百言忽接昭宗信狎宦官散敘馬紹宏孟漢瓊諸事半持論半紀述至嗚呼以後總作論結無頭無尾如亂如整此莊生筆法也

溫韜傳詳載唐昭陵厚葬制度之閎麗以爲後世戒後述
周太祖瓦棺紙衣之遺詔將葬開棺示人旣葬刻石告後
其意深矣又葬平生所服通天冠絳紗袍各一其一京師
其一澶州又葬劍甲各二其一河中其一大名此魏武疑
冢之意也其藏衣冠劍甲未必眞器甲其藏遺骨未必眞
遺骨也此英雄深慮其葬必甚閟不明書於實錄
朱宣朱瑾兄弟起鹽盜與朱溫俱破黃巢秦宗權已而宣
爲溫所滅瑾走依楊行密梁攻淮南瑾擊殺龐師古行密
死徐氏專政瑾復擊殺徐知訓以安吳惜隆演駑劣不能
用以誅徐氏遂爲徐溫所害投尸雷塘江淮之人憚其神

明温亦懼其精爽收骨立祠瑾誠烈丈夫哉

李振爲李抱眞孫爲唐金吾將軍使浙不行以策干梁祖得爲鄆節度副使爲温畫策出昭宗降師範一至京師必多貶斥人目之爲鴟梟又建策投裴樞於濁流弒昭宗於椒蘭此乃賊温羽翼之首也乃不收之梁臣傳而置之雜傳亦是失於裁制

馮道事四姓十君蓋自唐莊明愍出四帝晉二帝漢二帝周二帝乃卒在四朝十君耳若論其姓唐四君三姓晉漢四君兩姓周二君兩姓十君共七姓當云事七姓十君可也書此以發後人一笑

宋史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曰天文五行律曆地理河渠禮樂儀衛輿服選舉職官食貨兵刑法藝文表三十二曰宰輔宗室世系列傳二百五十五后妃宗室公主名臣循吏道學儒林文苑忠義孝義隱逸卓行列女方技外戚宦者佞幸姦臣叛臣世家周三世外國蠻夷總裁者右丞相脫脫史官則泰不華汪澤民貢師道李齊余闕賈魯張翥危素等二十三人筆不出一人紀不出一手最爲冗濫禮樂儀衛輿服食貨尤爲猥褻河渠律厤究無成說今縱不能別行修纂當照本文删去一半使

簡明可誦而名臣奸臣各以世次類從相判俾南北興亡治亂之故一目燎然斯爲善矣

太祖本紀建隆二年十月丙午葬明憲皇太后於安陵乾德二年三月冊上明憲皇太后謚曰昭憲皇后賀氏曰孝惠王氏曰孝明四月乙卯葬昭憲皇太后孝明皇后於安陵前已書葬此又更書必有一悞又與孝明同葬安陵婦姑同兆信不合禮

太祖以天下予太宗可謂至公太宗殺其子及弟楚王元佐亦從廢斥父子兄弟蓋多慚德要其禍不首於趙普實杜太后一言誤之也夫陳橋擁戴其謀發於太宗成於趙

普猶乎李唐基業實本太宗必不能俛首而事建成也明矣太后誠推明翼戴之首謀以弟及爲太命太祖且敬聽終優德昭廷美以大藩豈有異日之紛紛乎故吾謂六月四日之事釁始於唐高豈容再誤之禍實開於杜后

衆山按太宗賦性忮刻無趙普再誤之言亦不傳弟以及姪即無杜后金匱之書亦必自取覬其太子廟見因民呼爲少年天子心滋不懌父子尚然何況餘人然則燭影斧聲之案傳信非傳疑也高宗南渡之後有天下者卒歸太祖裔孫天道循環吁可畏哉

大中祥符二年詔韶州罷獻頻婆果此果産於北宋時乃

貢自炎古今古地產不同邪

賜杭州草澤林逋粟帛草澤是何書法宜曰隱士林逋

真宗祀■恩殿九天司命天尊降此等書之何異漢武之誕

真宗贊謂宋諸臣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進神道設教之言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消其覬覦王欽若丁謂之徒以是媚主希寵王旦冠準不免焉豈嘗念及此乎是亦强爲之詞耳

仁宗時皇太后服衮衣儀天冠饗太廟太妃亞獻皇后終獻宋家法極嚴幾爲莊獻所亂是時廷臣無一言賴宋郁

乞罷撰紀微示諱惡之義稍足愧之

仁宗爲宋諸帝第一廢后一事不能無玷猶之光武事事寡過廢后遂成慙德二帝之賢先後一轍故知全德爲難也

五代史書赦必曰降德音蓋宋史官筆習以爲常臨文宜直書無事文飾宋史往往仍此失

二府一爲中書政事堂有同平章事叅知政事一爲樞密院有正使副使有同知樞密知樞密使宰執極尊者兼之其次兩省則中書門下

仁宗天質純粹好學博聞乃追册溫成制叅樂享廟其失非

細

仁宗以富弼母喪罷大宴君臣恩禮夐絕今古

仁宗贊二十四年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罰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忠厚有以培三百餘年之基子孫繑其所爲驟至於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無愧焉其言最爲精切亦是千古明言

宋赦最多往往及常赦所不原者雖意近仁厚長惡惠奸非政之善與其多赦不若愼刑罰嚴失入使刑無濫斯善

矣元祐中斷大辟二千九百一十五人何其多辟

孤寡不穀人君之稱宋諸帝往往受羣臣尊號當禮樂大

明之世有此不經陋典覆哲如林無一人匡正何也

今貢舉三場元祐中進士試四場

元祐中以張誠一穿父墓取犀帶責授左武衛將軍提舉

亳州明道宮發父冢者罰僅爾亦是失刑

米脂砦本夏人地元符元年始城之遂為米脂盜亡明張

本

寧宗開禧元年初置澉浦水軍

孝宗生秀州青杉歸宮舍宋時杉青歸乃有官舍今不可

攷

孝宗時屢書五星皆見隆興十三年七月巳未五星皆伏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皆會于軫人有以七政皆會爲奇者夫五星之會本非奇若會於朔日日躔之度則七政自然皆會

宋太祖至仁宗四傳而享國百年邵雍謂前代所無高宗至寧宗亦四傳而享國九十八年史臣謂亦前代不偶

粟山按　本朝自順治至嘉慶五傳而享國一百七十六年尤爲亘古罕聞

孝宗理宗皆以宗人子繼統寧宗屢生皇子不育嘉定十

四年立皇子竑八月辛卯遂有文武官毋得歸宗之令

史彌遠背君命私廢立亂常干紀直與梁冀楊素等理宗徒顧私恩不復正其罪羣臣亦無復敢言其事真千古缺典也

宋之禪代者四欽宗受命於患難之中寧宗攝立於危疑之際欽宗不能用李綱种師道等而亡寧宗用韓侂胄史彌遠而削雖付托無慚而克戡有忝以視孝宗之養志克家大有逕庭　以孝宗之孝乃有此不孝之兒可謂天道無知　光宗惟用婦言遂陷大逆與唐肅宗無二張后李后妬與不孝略同

趙范言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鑑帝問趙葵金事亦言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旣立雪二帝之恥以復中原二趙老謀長算天方授元卽不合宋勢足亡金金亡則宋必爲之續報先世之怨不可謂非特秉國者無遠猷橫挑強寇憸壬弄兵戰士解體其亡可翹足而待史嵩之露布告金亡詔遣郭春汎掃諸陵以完顏守緒骨告太廟亦是一時快事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命有司審訊以聞則可笑此事有何可審

理宗時有宗室趙與𥲅知臨安府元兵攻嘉定州馬塈禦之𥲅字塈字不知何音

粟山按纂古壽字堃古坤字

理宗優柔奸臣相繼秉政臺諫皆儉邪江萬里董槐稍自立乃排擊去之余玠有功於蜀籍其家錮其子孫勞神知氣安得不危

理度二宗不言壽史臣之漏也　元臣謂理宗表章理學首斥安石從祀九儒後世得以復古帝王之治實自帝世始其言至公

宋季邊釁已開急在兵食而諸臣往往爭道學論天人其言非不明且正然於功罪無分措置失所寄安危於宵壬棄智勇於敵國諸賢殆未之講也豹養內虎傷外雖身心

無病何益乎

宋亡諸將皆降惟孫虎臣兵敗自殺可與張世傑輩爭烈

宋史屢書流星自某星急流至濁沒所云濁乃天漢白光厚處也名之爲濁殆是不知天象其字義亦無典

馬融云璣衡者卽今渾儀也宋王蕃云天梁地平以定天體四游以綴赤道此卽璣也望筩橫簫以窺七曜之行知其纏次所謂衡也六合三辰四游儀李湻風所作黃道儀一行所增也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法別爲渾象實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璿璣所加星度則渾象別爲一器李湻風梁令瓚始與渾儀並用

太平興國中巴人張思訓作渾天儀起樓丈餘機隱於內規天矩地下設地輪地足又爲橫輪側輪斜輪中關天柱直神左搖鈴右叩鐘中擊鼓以定刻數晝夜周而復始木爲十二神自執辰牌至時循環而出隨刻數定晝夜長短上有天頂天條布三百六十五度爲日月五星紫微宮列宿斗建黃赤道以日行度定寒暑進退開元遺法運轉以水至冬凝凍遲澁遂爲疎略寒暑無準今以水銀代之則無差失并著日月象皆取仰視按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制成於自然尤爲精妙

熙寧中沈括上渾儀浮漏景表三儀渾儀議云漢以前爲

厤者必有璣衡自驗其後璣衡不爲曆用一行大衍曆始用渾儀故其術比諸家所得爲多璿璣玉衡康成粗詋其説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加黃道其詳皆不存張衡爲銅儀渾象非古璣衡也孫吳時王蕃陸績皆爲儀舊以二分爲一度張衡改爲四分椎重難運蕃以三分爲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劉曜時南陽孔定爲銅儀有雙規橫規特規游規窺管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爲鐵儀與定法大同惟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銀錯星度小變舊法李淳風爲圓儀三重二行以爲難用李府兵曹梁令瓚以木爲游儀因淳風法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

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銅儀多用斛蘭晁崇法皇祐中改鑄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得失古今象數不合者才有三事其一謂中國居地東南當西北望極又天傾西北極星不得居中古之候天者自安南至浚儀[illegible]六千里北極之差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不直人上也然東西南北數千里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知天樞當北無疑矣此施四海而同者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無足論直當據建邦之地裁以爲法可也其二紘乎以象地體渾儀置崇臺之上下瞰日月則紘不與地際相當渾儀有實數有準數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準者以此

準彼此之一分準彼之幾千里也今臺之高下所謂實數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高下所謂準數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衡之低昂當醫臺之高下非所䘏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出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黃道如繩之繞木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為虧其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還交之道每日差池必候月終而顛移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候月出入專以歷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若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

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游移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㮤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摇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樞自祖暅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在極星之末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一度有半乃繆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游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令瓚舊法天樞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

星游於樞中也臣攷驗極星三月而後知天樞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祖暅窺攷猶爲未審今爲天樞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樞望之星正循北極樞裏常現不隱天體方正其六合𤨏以長刻十干八卦皆刻之於紘然紘平正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交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長刻不能無繆新銅儀移刻於緯四游均平長刻不失然合𤨏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故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窺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鐵鼓陶其旁迫狹難賦辰刻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合鑄

於絃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先以距星攷之定三辰所舍複運游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與去極度無異今璣之術本於晃崇斛蘭雖不甚精頗爲簡易濬風嘗謂斛蘭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攷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度再運游儀抵所舍度宿求之月行則以月厤每日去極度算率之不可謂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爲謬也其八今璣舊儀黃道設月道之上赤道又[illegible]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一交黃道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

璣赤道之上而黄道居赤道下則二道與衡端相迫星度易審其九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於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刻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椎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人知黄道歲易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黄道之度與赤道相偶者也黄道徙而西則赤道不得獨膠今亦嘗變赤道與黄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黄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別加鑽孔尤爲拙繆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此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

正絡天經之半候三辰出入地際爲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崇以紘際爲率自當黙與天合　沈括浮漏議其文特妙大有攷工筆法其㮚有播水之壺三受水之壺一曰求壺廢壺復壺建壺廢壺以受廢水三壺皆以播水爲水制也有玉權釃於建壺求壺之羃龍紐以水出不窮也複壺士紐以士所以生法也廢壺皖紐止水之濇也箭一博牘二十有一鐐匏箭舟也文多不能盡錄　元祐中蘇頌作儀象上寘渾儀中設渾象旁設昏曉更籌激水以運之三器一機脗合躔度最爲奇巧宣和更作悉歸於金紹興三年工部員外郎

袁正功獻渾儀木樣太史局募工鑄造不就廷臣罕通其制乃召蘇頌子携取頌遺書攷質携亦不能通也頌書渾象爲詳尺寸多不載是以難復至十四年鑄渾儀成以二寘太史局高宗自爲一儀寘宮中其制差小水運之法與渾象則不復設舊有白道儀以考月行在二至箭之傍熙寧中沈括以爲無用去之不復設　中興造渾儀太史令丁師仁言臨安地勢向南於北極高下當量行移易局官呂璨言渾天無量行移易之制若用之臨安與天參合移之他往必有差忒遂罷後邵鍔鑄儀則果用臨安北下法爲之以清臺儀較之實去極星四度有奇也按此乃即沈括

舊儀熙寧時已言之即就中原測之已去極星將四度非因臨安而言也

唐一行作大衍厯以儀測畢觜參鬼四宿與古不同皇祐初日官周琮以新儀測度候與唐一行尤異紹聖二年濟臺以赤道度數有差復命攷正惟牛尾室柳四宿與舊合其二十四宿度次或多或寡天度不齊古人特紀大綱後世漸極精密也宋元史官謂躔次不同古人特紀大綱後世漸爲精密大謬古人制器尚象實開後人所未有豈徒大綱而已近代西人湯若望謂今古躔次多從赤道驗之而不知日行黃道時刻密有遷移則躔度亦積漸而變

是以古今不同也余謂萬古此赤道亦萬古此黃道安得遂有變遷乎大都恒星雖麗天而行然一星自爲一道原未嘗牽綴同轉也特其遲速皆同不若五星之夐絕然其中有毫忽先後無差者亦有分杪先後稍移積之數千年未免有分杪之異矣是以二十八宿即其圖形亦與古漸異豈關黃赤道之移耶

冬至之日堯時躔虛三代則在女春秋時在牛後漢永元在斗六十餘年輒差一度開禧占測在箕較之堯時退四十餘度漢太初至南渡差一氣有餘太陽所躔十二次大約中氣前後乃得本月宮次太陽日行一度約退一分四

十餘秒蓋太陽微遲一周天而微差積累分秒而躔度見焉歷家攷之萬五千年之後所差半周天寒暑將易位世未有知其說者今西人謂此差經二萬五千四百餘年而行天一周則是萬二千七百年而差半周天也與宋人之論又微異

歲星色青比參左肩熒惑色赤比心大星鎭星色黃比參右肩太白色白比狼星辰星色黑比奎大星　古法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乃約數耳唐一行言歲星自商迄春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因以爲常紹興歷法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五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

百四十四年剩一次矣先儒之言未可全據

宋史七曜備書三百年內飛流遊犯而不屑屑臚列事應一洗千古矯誣穿鑿陋說

紹興二十四年海鹽縣洋有巨鰍羣蝦從之聲若謳歌抵岸偃沙上揚鬐撥刺其高齊縣門　咸平元年五月撫州王羲之墨池水色變黑如雲此非災眚當是右軍之靈吐其光怪

乾道六年西安縣宣塘有物雞首人身高丈餘晝見於野此殆六丁六甲中丁酉之神酉金行也西夏用兵之兆

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下文曰無爲

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
犯禁滿盈地收人魂此文似讖似銘殆天垂戒有道之士
語類陰符

五代之季王樸制顯德欽天歷朱初因之建隆四年王處
訥造應天歷未幾漸差太平興國行乾元歷氣候又差繼
作者儀天崇天明天奉元觀天紀元迨靖康丙午百六十
餘年凡八改歷南渡後曰統天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
統元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至德祐丙子又百五十年復
八改歷惟奉元會天二法不存　太平興國間應天歷氣
候漸差詔處訥重加詳定會冬官正吳昭素徐瑩董昭吉

名獻新歷測驗皆言昭素朔氣尤均賜號乾元歷端拱二
年四月己未太宗手詔張玭覽乾元歷此夕熒惑當退軫
宿乃順行今止到角宿即順行得非歷差否玭奏據今歷
法驗天熒惑差二度差疾者八日至道元年知天文鄭昭
晏考驗司天監丞王睿雍熙厤四年所上歷以十八事按
驗所得者六所失者十二太宗命昭晏兼知歷算二年屯
田員外郎呂奉天言經史周秦以前多無甲子太史公雖
言歲次與經傳都不符合史遷言武王元年歲在乙酉唐
兵部尚書王起撰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
八日佛生常星不見又言孔子生於周靈王庚戌之歲卒

於悼王四十一年壬戌之歳皆非也臣採索百家用心十載知唐堯卽位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丙子凡三千三百一年據經傳正文用古歴推較無不合起閔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後每七十六年一得朔旦冬至此乃古歴一部每部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爲常直至魯僖公五年正月朔旦冬至了無差爽用此法以推經傳小有增減經傳之誤皆可發明

司天冬官正楊文鑑上言請以百二十年書甲子有司以無據寢不行太宗曰干支雖止六十倘再周甲子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年不亦善乎遂詔新歴

甲子紀百二十年再周甲子於古未有太宗此舉亦曠八佳話也

乾興初改歷司天役人張奎以八千爲日法一千九百五十八爲斗分四千二百九十九爲朔距乾興元年壬戌歲三千九百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爲積年又與歷官宋行古造歷以一萬五百九十爲樞法得九鉅萬數命曰崇天歷紀上元甲子距天聖二年甲子歲積九千七百五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上攷往古歲減一算下稔將來歲加一算

嘉祐末英宗即位司天歷周琮言舊歷氣節後天半日五星行差半日攷日食候差十刻因命琮等作歷范鎮等

攷定爲密名曰崇天歴　琮言自太初至今冬至差十日劉歆三統最疎劉洪減朔餘苟合時用自此以降率意加減何承天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爲強率十七分之九爲弱率於強弱之際求日法以七百五十二得一十五強一弱自後治歴莫不因之皆不悟日月有自然會合之數今定新歴以三萬九千爲日法六百二十四萬爲度母九千五百爲斗分二萬六百九十三爲朔餘稽古驗今若應繩準又以日行月行之餘會日月之行以盈不足平之并盈不足爲一朔之法月法也乃以大月乘不足之數以小月乘盈行之分平而并之爲一朔之實周天分也以法紀實得

日月相會之數皆以等數約之然得今有之數二法相乘爲本毋各毋互乘以減周天之餘則歲差生焉亦以等數約之卽得歲差度毋周天實用之數理極幽眇占厯家皆所未達　琮攷歲差虞喜謂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何承天云以中星較之差於堯時二十七八度卽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祖冲之立歲差率四十五年九月却一度虞鄺劉孝孫各有增損若從虞喜驗昴中則五十餘年日退一度若依承天之驗火中不及百年日退一度皇極總兩率而要其中故七十五年而退一度今改新率七十七年七月日

退一度上元命於虛九可以上覆往古下逮於今　琮又
論古今之歷必有術過前人可爲萬世法者一行爲大衍
歷校正歷世以求歷法强弱爲歷法體要劉焯悟日行有
盈縮李淳風悟定朔之法氣閏朔餘皆同一術張子信悟
月行有交道表裏五星有入氣加減何承天悟測景以定
氣序晉姜岌悟月食所衝之宿爲日所在之度後漢劉洪
作乾象歷始悟月行遲疾數祖沖之始悟歲差唐徐昇作
宣明歷悟日食有氣刻差數明天麻悟日月會合爲朔所
五日法積年有自然之數王法推時日昃景知氣節加時
所在後之造歷莫不遵焉其疏謬之甚者苗守信之乾元

歷馬重積之謂元郭紹之五紀歷也
宣和六年七月王黼言方士王姓出素書言璣衡之道甚
詳令應奉司造小樣驗之二月乃成其圓如丸具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置南北極黃赤二道列二十四氣七
十二候六十四卦十干十二支晝夜百刻列二十八宿內
外三垣周天星日月循黃道天行每天左旋一周日右旋
一度冬至南出赤道二十四度夏至北入赤道二十四度
春秋二分黃赤道交出卯入酉月行十三度有餘生明于
西其形如鉤下環西見半規及望而圓既望西缺下環東
見半規及晦而隱其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將入皆與天

合無縫臺差玉衡植於屏外持扼樞斗注水激輪其下爲機四十有三鉤鍵交錯相持次第運轉不假人力多者日行二千九百二十八齒少者五日行一齒疾徐相遠如此而同發於一機其密與造化者侔焉其餘悉同一行之制然一行舊制機關銅鐵爲之澀即不能自運今改以堅木美玉之類舊制外絡二輪以綴日月而二輪虧蔽星度仰視躔次不審今制日月附黃道而行如蟻行磑上舊制雖有合望月體常圓上下弦無辨今以機轉之圓缺隱見悉合天象舊制上有辰鐘鼓晝夜短長日出入更籌之度皆不能辨今爲司辰壽星十二時輪所至時刻以手指之又

爲燭龍承以銅荷時正吐珠振荷循環自運其制皆出一行之外郎其器觀之全象天體者璿璣也運用水斗者玉衡也昔人或謂璣衡爲渾天儀或謂有璣無衡者爲渾天象或謂渾儀望筩爲衡此皆非也惟鄭康成以運轉者爲璣持正者爲衡其說最近又月之晦明自昔易燭其理獨揚雄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京房云月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始知月本無光遡日以爲光沈括用彈況月粉塗其半以象對日之光正側視之始盡圓缺之形今制與三者之說若合符節宜命有司置局如儀製樂臺像之以測上象

中原既失星翁離散紀元歷亡紹興二年高宗重購得之六月詔輔臣歷官推步之差今歷差一日明年當改正五年日官刻元旦日食九分半虧在辰正常州布衣陳得一言當食八分半虧在巳初得一言驗命得一改造新歷賜名統元賜得一號通微處士史官修神宗實錄求奉元歷不獲詔得一與道士裴伯壽赴闕補修之 統元歷行有司不善用之暗用紀元法推步而以統元爲名乾道二年日官以紀元法推三年丁亥十一月甲子朔將頒行裴伯壽詣禮部陳統元歷法當作乙丑朔於是依其法正之光州士人劉孝榮言統元歷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

禮部亦謂統元曆宜改詔尚書周執羔提領改造四月戊辰朔日食孝榮刻食一分日官刻二分伯壽並非之旣而不食孝榮刻八月庚戌月食六分半候之止及五分又刻戊子二月丁未望日食九分以上出地其光復滿伯壽言當食旣滿在戌正三刻至明年二月月食生光復滿如伯壽言屢令多官測驗紀元統元新曆異同互有疎密詔新舊參用禮官言參用實難新曆比舊稍密詔用新曆賜名乾道曆

初局官荆大聲與孝榮共定新曆乾道四年禮部員外郎李燾監視察測驗奏災感之差詔訪通曆者福州布衣阮興祖言新曆差謬大聲卽補興祖爲局生大聲

以太陰九道變赤道別演一法與孝榮立異歷官蓋堯臣
宋允恭等上臺測驗以為皆未盡善別撰歷請與定驗裴
伯壽上書言孝榮新歷謬甚顧假職運算立法當遠過前
歷諫議大夫單時等言大聲孝榮同立新法今猶反覆他
日動搖全功盡廢請令孝榮伯壽堯臣各具乾道五年五
月巳後至年終太陰五星躔度令測驗官參攷六年日官
言明年用何歷頒布詔權用乾道歷一年成都歷學進士
賈復進歷法九議太史局李繼宗等測十二月月食與賈
復劉大中所刻不同諫議大夫姚憲監繼宗等測驗五月
朔日食時刻分數皆差姸繼宗大聲削降有差已而太史

局吳澤言乾道年歷十一年正月一日注癸未朔崇天統元二歷算得甲申朔再行推步宜用甲申從之淳熙元年頒明年歷仍用乾道歷十一月吳澤推算太陽交食不同勑責之并罰造歷者三年太史局李繼宗奏集在局通算重撰新歷校紀元統元乾道諸歷爲密詔名淳熙歷五年禮部驗得孟邦傑李繼宗等所定五星分數各有異同李宗曰自古歷無不差況近世此學不傳求之草澤亦難其人以淳熙歷權用一年五年金使來賀會慶節妄稱九月庚寅晦爲己丑晦接伴使郢宗辨之使者辭窮於是朝廷益重歷事李繼宗吳澤言今年九月大盡金國作小盡不

當見月體乞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差官驗之詔遣禮部郎官呂祖謙驗之如繼宗澤言十年十月詔甲辰歲歷字誤令禮部更印造繼宗大聲削降有差十二年九月成忠郎楊忠輔言渻熙歷簡陋與天道不合孝宗曰日月之行有疏數故歷久不能無差大抵月之行速多不及無有過者可遣臺官禮部同驗之其夜陰雲不辨月食禮部侍郎顏師魯請詔精於歷學改定新歷孝宗曰歷久必差聞來年月食者二可俟驗否十三年詔有通天文歷算者所在軍州以聞入月布衣皇甫繼明等言今歲九月望以渻熙歷推之當在十七日太史令乃注于十六日之下遷就

以掩其過乙與劉孝榮等各具己見合用歷法必使氣之與朔無毫髮之差始可演造新歷禮部議合各具太陰虧食分數方面辰刻定驗拆衷既而孝榮差一點繼明差二點忠輔三點乃罷遣之十四年國學進士會稽石萬言淳熙歷立元非是氣朔多差設欲攷正如去年測驗太陰虧食使更點仵浮仵疾隨景走弄以肆欺蔽若依晉隋唐課歷故事取淳熙歷與萬所造之歷各推而上之千百世之上以求交食與夫歲月日星辰著見經史者爲合與否然後推而下之以定氣朔與前古不合者爲差合者爲不差甚易見也然其謬不特此冬至晝極短夏至晝極長二分

晝夜等此地中古今不易之法至王普有南北分野冬夏
晝夜長短三刻之差今涫熈歷冬至晝四十刻夜六十刻
乃在大雪前二日所差一氣以上冬至之後晝漸長夜漸
短今過小寒晝猶四十刻夜猶六十刻所差七日有餘晝
夜各五十刻不在二分之下至於日之出入人視以爲晝
夜長短有漸不可得而急與遲也今日之出入增減一刻
近或五日遠或三四十日一急一遲與日行常度無一合
者請改正其差詔禮部詳之皇甫繼明等言石萬所造五
星再聚歷竊唐崇元歷而婉其名涫熈歷立法乖疎請置
局更歷詔繼明與萬各造來年歷宰相王淮奏萬歷與涫

熙十五年歴差二朔淯熙歴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者恐
法有差孝宗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命吏部侍郎
章森等參定十五年禮部言萬歴與淯熙歴法不同當以
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爲驗詔禮部侍
郎尤袤與森監之六月二日袤奏是夜月明至一更二點
入濁十月晦袤奏晨前月現東方孝宗曰諸家孰爲疏密
同必大奏三人各定二十九日早月體尚存一分獨忠輔
萬謂既有月體不應小盡孝宗曰十一月合朔在申時是
以二十九日尚存月體耳紹熙元年詔太史局更造新歴
二年歴成賜名會元四年布衣王孝禮言冬至日景表當

在十九日壬午會元歷在二十日癸未弗立景表莫知其差乞令太史局以銅表測驗朝廷未暇改作慶元四年會元歷占候多差詔楊忠輔造新歷五年歷成賜名統天六年六月推日食不驗乃罷忠輔開禧三年大理評事鮑澣之言忠輔統天歷舛私成新歷秘書監曾漸言劉孝榮王孝禮李孝節陳伯祥所擬改歷及澣之所進歷皆已成書賜以衆歷參攷擇其與天道最近且密者頒用詔漸充提領官澣之充參定官草澤嘗獻歷者皆延之開禧新歷始定詔戊辰年權附統天歷頒之行世四十五年嘉泰元年秘書監俞豐等請改新歷太史局吳澤荆大聲周端友各

降一官廷臣又言頒正朔所以前民用一日之間吉凶並
出異端並用如土鬼暗金兀之類添注凶神之上首揭九
良之名未出九曜吉凶之數至於周公出行一百二十歲
宮宿圖閭閻鄙俚之說無所不有是豈正風俗示四夷之
道哉顧例不經之論從之二年五月日食太史謂午正草
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日食三分測驗大猷言然歷官秖
罪嘉定淳祐間局官推日食屢不驗御史陳垓言淳祐十
年冬頒十一年歷成永祥依開禧歷推辛亥歲十二月十
七日立春在酉正一刻今所頒　乃相師堯依淳祐新歷
推壬子歲立春在申正三刻差前歷六刻頒行天下貽笑

四方許時撰新歷攷驗交食閏蝕僅差一二刻李德卿新歷差六刻有奇前後兩歷立春亦差六刻舊歷未可遽廢新歷未可輕用十二年太府丞張湜同李德卿算造歷與譚玉續進歷頗有抵牾省官參訂合衆長爲一歷成賜名會天咸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之後爲閏十一月既已頒歷浙西安撫司官臧元震言歷以章法爲重法以章歲爲重歷數起于冬至十九年謂之一章必置七閏必第七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故前漢志云朔旦冬至謂之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月唐志云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章法之不可廢

也如此今自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歲其十一月是爲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閏當在冬至之前不當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日不當在三十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閏在冬至後則十九年内止有六閏又欠一閏歷法之差莫甚於此况天正冬至乃歷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章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分日之一且未正日安得遽有餘分未有餘分安得遽有閏月則是後一章之始不可推算其謬可知今欲改之有簡而易行之法歷法有平朔有經

朔有定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經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今正以定朔當以前十一月大爲閏十月小以閏十一月小爲十一月大則丙寅冬至卽可用爲十一月初一日以閏十一月一日之丁卯爲十一月初二日冬至旣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閏月旣在至節前則十九年七閏矣夫歷久未有不差差則未有不改者豈欲與歷官較勝負旣知其失安得不言詔與太史局辨正太史詞窮元震轉一官太史局各降有差因更造歷七年頒行卽成天歷也德祐後陸秀夫擁益王走海上命禮部侍郎鄧光薦與蜀人楊某作本天歷今七　宋律歷志泛

濫之極改曆十八竟無一是殊可怪歎元震改朔以正閏於章法合矣然合朔不在晦日故三十日爲朔倘朔不合奈何

粟山按元震所言當時之朔似無不合所奏雖未明言豈嘗日太史不能以此相詰竟爾詞窮耶

陳堯佐知滑州築大堤疊埽城北居民鑿橫木下垂木數條以護謂之木龍　黃河每以物候測水有信水桃花水菜花水麥黃水瓜蔓水朔野有礬山水豆花水荻苗水登高水復槽水蹙凌水又有搭岸抹岸塌岸淪捲上展下卷橫射徑涸搜白明灘薦浪　伐荻謂之芟伐木枝葉謂之

梢芟索鋪梢謂之埽有馬頭鋸牙木岸有蛾眉埽有鐵龍爪揚泥車濬川杷

宋之治河東流北流無一定之說永叔子由之論最當荊公之論最僻其餘得失相半大都順而導者易爲功挽河同河之論水官徼賞貪夫乾沒耗物力戕人命皆可斬也

九河故迹湮於齊桓淺水潴田以爲富强不顧鄰國爲壑曲防之戒明主巳首犯之　宋之河道尚在大名之境今又徙而南在淮泗之境若北方衛河白河汶淄沂泗諸水與河判不相屬　河渠志并及天下諸水利卷帙之繁令人頭岑岑欲睡

粟山按志所列有爲前志所無可爲後世法者惟採擇

欠精耳

孝經嚴父配天之文反爲佞人藉口作俑於仁宗之配英

考此後益爲濫觴高宗聞道君之喪憸人復援之爲例非

陳公輔之言昏德公且追配郊鯀之文矣

粟山案以人子罔極之心推之高宗郎有是意亦可觀

過知仁但臣下當裁之以義不當藉以迎合耳

太宗時太山父老請封太山厚賜以遣之宋琪等復三上

表以請殿灾乃罷作法于涼遂有景德天書之事

大觀三年立算學以文宣爲先師配享風后箕子商高大

橈隸首容成常儀鬼俞區巫咸皆爲丞史蘇卜徒父卜偃
梓愼史趙卜楚邱裨竈史墨梁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
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
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胄玄王樸皆爲伯鄧平劉洪
曹乾趙達祖冲之商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焯劉炫傅仁
均王孝籍瞿曇羅李淳風王秀明李寡旅邊　郎顗襄楷
俱爲子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丘建夏侯陽
平甄鸞盧大翼俱爲男宋人譏爲不經數乃六藝之一必
將射御書亦各爲學耶且風后大橈隸子巫咸等皆古聖
佐仲尼南面列諸聖於兩廡譬則圜橋觀水列伏羲黃帝

堯舜禹湯于孔聖之廡豈先師所安耶

武成廟配享諸葛武侯封之爲順興伯亦可笑武鄉本已侯矣又何封焉

禮儀志入閤儀有敝鞾急行敝字未詳何音

光宗不能執孝宗之喪寧宗嗣服大祥畢欲更服兩月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年持禫兩月不知何禮若嫡孫承重則太上宮中自行二十七月重服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爲祖服何嘗有此詔禮官集議以紘所奏據經爲允當詔從之易月之外綵紗淺黃朱裹不以爲然奏已往之失不可追將來皆當復初喪之服朱

子上議門人不以爲然熹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記其畧曰斬衰三年嫡孫爲祖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殁而爲祖後者服斬然不見本經未詳何遽但小記云父祖殁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服向來上奏無文字可檢故大約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歸來稽考見此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誠有缺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康

成則此事未有所斷決不可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朱子之論深明經意今人祇知有父歿承重之禮不知有父在承重之禮非康成朱子誰爲發明言之然朱子云父在而承國於祖服不若言父在而承重于祖服之爲尤明白也

宋之禮樂皆苟悅一時多不師古一代名儒明其理未詳其數無神悟天解徒求之方冊之間朱子元定所著樂書謂古樂可復戛戛乎難之矣　五絃作於舜七絃作於文武宋製二絃琴曰兩儀琴每絃六柱又爲十二絃以象十二律太宗爲九絃後大晟樂府止有存五絃　姜夔分琴

爲三準自一暉至四暉爲上準四寸半以象黄鐘之半律

四暉至七暉爲中準九寸以象黄鐘之正律七暉至龍齦

爲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黄鐘之倍律三準各具十二律聲

按絃附木而取然須轉絃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轉絃誤

觸散聲落别律矣每絃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　古樂

五絃琴五音正音故以五絃散聲配之其二變聲惟用古

淸商謂之倒弄不入雅聲　七絃琴七絃散而扣之則

間一絃於第十暉取應聲如宫調五絃十暉應七絃散聲

四絃十暉應六絃散聲二絃十暉應四絃散聲六絃十暉

應三絃散聲惟三絃獨退一暉于十一暉應五絃散聲古

今無知之者黃鐘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暉應三絃散聲大簇夾鐘並用清商調故用於二絃十二暉應四絃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于三絃十一暉應五絃散聲林鐘夷則並用慢宮調故于四絃十一暉應六絃散聲南呂無射應鐘並用蕤賓調故於五絃十一暉應七絃散聲以律長短配絃大小各有其序　古者大琴有大瑟中琴有中瑟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爲之合燕樂以夾鐘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其變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爲律本宮聲七調曰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皆生于黃鐘

商聲七調曰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商調越調皆生於大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高般涉調中呂調正平調南呂調仙呂調黃鐘調皆生于南呂角聲七調曰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商角越角皆生於應鐘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蔡元定言燕樂本出夾鐘以十二律四清爲十六聲而夾鐘爲最清所謂靡靡之音也變宮變徵既非正聲而以變徵爲宮變宮爲角反亂正聲若此夾鐘宮謂之中呂宮林鐘宮謂之南呂宮燕樂聲高實以夾鐘爲黃鐘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寶常所謂非治世之音也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反祖調亦不

復存　教坊樂十八調四十六曲正宮調曲三梁州瀛府齊天樂中呂宮曲二萬年歡劍器道調宮曲三梁州薄媚大聖樂南呂宮曲二瀛府薄媚仙呂宮曲三梁州保金枝延壽樂黃鐘宮曲三梁州中和樂劍器越調曲二伊州石州大石調曲二清平樂大明樂雙調曲三降聖樂新水調採蓮小石調曲二胡渭州嘉慶樂歇指調曲三伊州君臣相遇樂慶雲樂林鐘商曲三賀皇恩泛清波胡渭州中呂調曲二綠腰道人歡南呂調曲二綠腰罷今王仙呂調曲二綠腰綵雲歸黃鐘羽曲一千春樂般涉調曲二長壽仙滿宮春正平調

太宗洞曉音律親制大小曲及因舊曲𠜉新聲總三百九十凡大曲十八正宮平戎破陣樂南呂平晉普天樂中呂大宋朝歡樂黃鍾宇宙荷皇恩道調宮垂衣定八方仙呂宮甘露降龍庭小石調金枝玉葉春林鍾商大惠帝恩寬歇指調大定寰中樂雙調惠化樂堯風越調萬國朝天樂大石調嘉禾生九穗南呂宮調文興禮樂歡仙呂齊天長壽樂般涉調君臣宴會樂仲呂一斛夜明珠黃鍾羽降聖萬年春平調金觴祝壽春破曲二十九正宮宴鈞臺南呂宮七盤樂仙呂宮王母桃高宮靜三邊黃鍾宮採蓮回中呂宮杏園春獻玉杯道調宮折枝花林鍾商宴朝簪歇指

調九穗禾高大石調轉春鶯小石調舜霓裳越調九霞觴
雙調朝八蠻大石調清夜遊林鐘角慶雲見越角露如珠
小石角龍池柳高角陽臺雲歇指角金步搖大石角念邊
功雙角宴新春南呂調鳳城春仙呂調夢鈞天中呂調採
明珠平調萬年枝黃鐘羽賀回鸞般涉調鬱金香高般涉
調會天仙琵琶獨彈曲破十五鳳鸞商慶成功應鐘調九
曲清金石角鳳來儀芙蓉調蕤宮春蕤賓調連理枝正仙
呂調朝天樂蘭陵角奉宸歡孤雁調賀昌時大石調寶海
清玉仙商玉芙蓉林鐘角泛仙槎無射宮調帝臺春龍池
羽宴蓬萊聖德商美時清仙呂調壽星見小曲二百七十

正宮十一陽生玉牕寒念邊戍玉如意瓊樹枝鷫鸘裘寒
鴻飛漏丁丁息鼕鼓勸流霞南呂宮十一仙盤露冰盤果
芙蓉園林下風風雨調開月幌鳳來賓落梁塵望陽臺慶
年豐青驄馬中呂宮十三上林春春波綠百樹花壽無疆
萬年春擘珊瑚柳弄絲醉紅樓折紅杏一園花花下醉遊
春歸千樹柳仙呂宮九折紅渠鵲渡河紫蘭香喜見時
猗蘭殿步瑤堦千秋樂百和香佩珊瑚黃鐘宮十二菊花
杯翠幕新四塞清滿簾霜晝屏風折茱萸望春雲苑中鶴
賜征袍望回戈稻稼成泛金英高宮九嘉順成實邊塞獵
騎還遊兔園錦步幛博山鑪煖寒杯雪紛紜待春來道調

宮九會夔龍泛仙杯披風襟孔雀扇百尺樓金樽滿奏明廷拾落花聲聲好越調八翡翠帷玉照臺香旖旎紅樓夜朱頂鶴得賢臣蘭臺燭金鑰流雙調十六宴瓊林汎龍舟汀洲綠登高樓麥隴雉柳如烟楊花飛王澤新玳瑁簪玉堦曉喜清和八歡樂征戍回一院香一片雲千萬年小石調七滿庭香七寶冠玉吐壺辟塵犀喜新晴慶雲飛太平時林鐘商十採秋蘭紫絲囊留征騎塞鴻度回鶻朝汀洲雁風入松蓼花紅曳珠珮遲渚鴻歇指調九揄塞清聰秋風紫玉簫碧池魚鎔盤旋湛恩新聽秋蟬月中歸千家月高大石調九花下宴甘雨足畫秋千夾竹桃攀露桃燕初

來踏靑囘拋繡毬潑火雨石調八賀元正待花開採紅蓮
出谷鶯遊月宮望囘車塞雲平秉燭遊小石調九月宮春
折仙枝春日遲綺筵春登春臺紫桃花一林紅喜春雨氿
春池雙角九鳳樓燈九門開落梅香春氷坼萬年安催花
發降眞香迎新春望蓬島高角九日南至帝道昌文風盛
琥珀杯雪花飛阜貂裘征馬嘶射飛雁雪飄颻大石角九
紅爐火翠雲裘慶成功冬夜長金鸚鵡玉樓寒鳳戲雛一
鑪香雲中雁歌指角九玉壺氷卷珠簾隨風簾樹靑葱紫
桂叢五色雲玉樓宴蘭堂宴千秋歲越角九望明堂華池
露貯香囊秋氣淸照秋池曉風度靖邊塵聞新雁吟風蟬

林鐘角九慶時康上林果晝簾垂水精簟夏木繁暑氣清
風中琴轉輕車清風來仙呂調十五喜清和芰荷新清世
歡玉鈎欄金步搖金錯落燕引雛草芊芊步玉砌整華裾
海山青旋絮綿風中帆青絲騎喜同聲南宮調七春景麗
牡丹開展芳茵紅桃露囀林鶯滿林花風飛花中呂調九
宴嘉賓會群仙集百祥凭朱蘭香烟細仙洞開上馬杯拂
長袂羽觴飛高般涉調九喜秋成戲馬臺泛秋菊芝殿樂
鸂鶒盃玉芙蓉偃干戈聽秋砧秋雲飛般涉調十玉樹花
望星斗金錢花玉牕深萬民康瑶林風隨陽雁倒金罍雁
來賓看秋月黃鐘羽七宴鄉校雲中樹燎金爐澗底松嶺

頭梅玉爐香瑞雪飛平調十萬國朝獻春盤魚上氷紅梅花洞中春春雪飛翻羅袖落梅花夜遊樂聞春雞因舊曲創新曲聲者五十八皆藩邸所作以述太祖美德眞宗不喜鄭聲或爲雜劇未嘗宣布中國太平與國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聞鷄唱殿前發其聲製曲曰雞叫子仁宗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賜教坊

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銅磬處士徐復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因論古樂今樂本末不遠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金石鐘磬也易爲方響絲竹琴簫也變爲箏笛匏笙也攢之

以斗土塤也變而爲匏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祝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不達者指廟樂宮軒爲正聲槩謂夷部虜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于推輪龍艘生于落葉其變則然古者俎豆後世易以盃盂古者簟席後世更以榻按聖人復生不能易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豈謂器不若古亦疾其聲之變耳誠使知樂者由今之樂寄古之聲去惉懘靡曼中和雅正則感人心道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世所謂雅樂未必如古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熙寧七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樂聲高方響諸部不中度絲竹從之宜去噍殺歸嘽緩下一律改造

方響以爲準絲竹悉從其聲則音律協諧足導中和之氣詔從之房庶之論花日新之言皆近人未達足破拘儒俗士之見

何承矩知雄州請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滄州臨津令閩人黄懋亦言之詔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丞充判官發兵萬八千雄莫霸州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値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種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時沮之者衆既稻不成羣議愈甚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詣闕下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余行燕齊之境河間瀛滄艮涿地形卑下水皆漸漬出道上苟能隁水種江東稻粱當倍收於黍稷北人不務力耕眞可惜也

王安石以蘇轍為條例司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錢入民手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民依法督責非民之利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踰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安用貸為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

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河北轉運使王廣奏乞度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陝西私行青苗法請行之河北安石乃決行之而轍以罷去安石青苗錢春散秋歛每一千合納一千三百是半歲而有三分之息也一歲計之不啻五分息即今放米鹽剥法也豈朝廷所宜有

藝祖常欲積錢帛二百萬易敵人首別儲於景福殿元豐初更景福庫名自製詩揭之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勿忘厥志一字一庫凡三十二庫後贏羨為二十庫又揭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王師以救

民伐暴不以斬馘爲功藝祖以仁厚開基乃積錢以易人首只此一念犯造物之忌宜乎有開邊召釁之子孫卒傾其基祚

建炎時茶產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雲川顧渚生石上者曰紫筍毘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寧臘茶北苑爲第一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次曰雨前以供玉食備賜予始太平興國及大觀以後製最精勝式屢變紹興二年蠲大龍鳳茶千七百斤有奇五年復減京鋌之半蜀茶視南方已下淮

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眉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所產甚微非江建比 宋之取民至纎悉如茶礬香酒麴銅鐵無不爲榷犯者罪至死宋之待臣下有恩而待百姓無一善政國亡之際士大夫仗節死義者多而民之棄主迎寇如傲屣此亦士大夫之罪也 大中祥符免諸路州軍農器之稅諸州津渡有算水涸即置橋梁有司責主者備償建隆初詔除滄德棣淄齊鄆乾渡三十九處算錢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

建炎中大食國進珠石寶貝上曰大觀宣和間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武備不修遂致危弱今捐數十萬緡市無

用之物曷若以養戰士乎詔勿受又詔市舶自今有博買篤耨香瑪瑙猫兒眼睛皆寘于法眞卓見也

胡人謂三百斤爲一婆蘭

太祖軍制有骨朵子直騎鍘直捧日鍘鐲屈小鉞也其名殊不典宋初內外兵三十七萬八千慶歷中至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元豐熙豐中猶五六十萬崇寧大觀以來童貫握兵凡遇陣敗恥之第申逃竄河北兵十止二三往往招以其封樁爲上供种師道入衛止得萬五千人南渡後內外大軍十九萬四千川陝不與焉　李綱置水軍號曰凌波樓舡戰艦有海鰍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

防沙底平水飛馬之名
王部在河北近地招漢弓箭手其外地招蕃弓箭手漢兵多盜殺蕃兵爲首功蕃兵名願於左耳前刺蕃兵字從之自來殺良冒功者多今乃殺兵冒功是自戕其羽翼焉得不敗

太祖揀軍中强勇者號兵樣更爲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仗

開寶初造牀子弩矢及七百步咸平元年御前忠佐右歸宋獻木羽弩箭纔尺餘所激甚遠中鎧甲穿玄鏃存牢不可拔　相國寺僧法山願隸軍伍自效戲鐵輪撥渾重三

十三斤首尾有刃馬上格戰詔補外殿直　皇祐四年河
北河東陝西總管司言郭諮所造獨轅衝車無敵流星弩
可備軍陣之用詔立獨轅弩軍　熙寧元年入爲副都知
張若水進神臂弓李宏所獻弩類也𡏖爲身檀爲稍鐵爲
鐙子槍頭銅爲馬書牙發麻繩札絲爲弦弓身三尺有二
弦長二尺有五箭木羽長數寸射三百四十餘步入榆木
半笴此神臂之始　淳熙元年衢州守臣製木鶴觜弩又
湖北京西造無羽箭上曰矢不用羽可謂精巧　李昌圖
言神勁弓及遠在神臂弓上軍中言其發遲神臂三發神
勁方能一發詔金州制置司詳議吳挺奏神勁弓并彈子

頭箭誠便捷神臂不及也

咸淳元年降式製回回砲有巧者別製砲遠出其上又有破砲之策用稻草成索圍四寸長四十尺每二十條爲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柱搭過樓下垂至地或四層或五層周庇樓屋沃以泥漿火箭火炮不能施砲石百鈞無所施按火攻自古有之未有用炮者古惟發石以爲炮今如紅夷大將軍發熕等炮皆用火藥發之其力尤猛宋時稱有破炮之方可稱奇突然一索四寸之圍四十尺之長每二十爲束一束之重當六七百斤加以四五層周庇於樓何啻數萬鈞砲所未加樓已有崩折之患計未可行也

仁宗時知虢州周日宣詭奏水災有司論上書不實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灾或抑而不聞守臣意實在民何可罪

粟山按卽此一念而擴充之仁宗之所以爲仁也

丙殿崇班鄭從易母兄亡嶺外歲餘方知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遠當朝夕爲念經時無安危之問以至踰年不知存亡特除名

申眞决贓吏法三省取具祖宗故事有以棄市事上者帝曰何至爾但斷遣之足矣貪吏害民有不得已雖用刑威然豈忍寘縉紳於死耶

宋末有釋道藏俱載之藝文志然尙寥寥道君右道教故

道經多於釋典
宋家法最善然明肅稱制於前慈懿悖逆於後其去歷朝
毋后之亂者無幾矣至聖莫如宣仁不免奸臣誣謗后德
無如隆祐再經廢黜流離卒之再造兩朝成中興復辟之
勲奇矣
金人叛盟劉錡主戰幸醫王繼先從中沮之因謀誅錡帝
有不悅色劉婉儀陰訪知之覓譬帝帝怪其言與繼先合
詰之得實大怒托他過廢婉儀　韓侂胄請立曹美人爲
后楊后銜其不附已與楊次山謀誅侂胄俾皇子㬢奏侂
胄啓兵端不利社稷帝不答后贊之亦不答后俾次山擇

廷臣共圖之史彌遠奉命佖胄早朝彌遠遣中軍統制夏
震伏兵六部橋側擁至玉津園搥殺之赴延和殿以聞帝
不之信越三日猶謂其未死具謀悉出中宮帝初不知也
此等大事將相誅侈豈宮禁所宜豫謀高宗尚能獨斷寧
宗昏瞶若斯終令皇子不保危哉
襄陽郡王允戛好酗寢以日爲夜一宮之人晝睡夕興戛
贈定王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謚曰榮　理宗女漢國公主
病有鳥九首大如箕集搗衣石上是夕甍九頭鳥之見於
書傳惟此
太宗常稱范質宰輔能循規矩愼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

者但欠爲世宗一死耳讀此令馮道輩有泚九泉

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王溥子貽孫好讀書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跽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賞之

栗山按北史周時詔命婦拜宗廟天臺皆肅拜則婦人不跪不自唐始

王審琦素不能飲常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共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耶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勿憚也審琦受詔飲十

杯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歸私家即不能飲強飲輒病開天之主神與天通如此強藩那得不心折

王景爲唐將以所部犇晉妻坐戮晉祖待之厚問景所欲對曰受恩厚誠無所欲固問之稽顙再拜曰臣昔爲卒常負胡床從隊長出入屢過官伎侯小師家甚慕之今妻被戮誠得小師爲妻足矣晉祖大笑以小師賜景景甚嬖之累封楚國夫人侯氏嘗盜景金數百兩私遺舊人景知而不責也

夏人入寇折可適先得其守烽卒姓名詐爲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烽不傳卷甲疾趨大破之尾丁碹適胆量可謂

絶人

魏州人柴翁以經教里中女入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翁夫婦迎之至鴻溝女取裝具直千萬分其半予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黯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歸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翁好獨猳人傳其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不對翁好飲令飲極醉因滿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柴后明識在呂公之上英雄佐命必有其偶邑姜佐周洵非虛語柴翁能知花項漢作天子而不

能知其孫之代花項也抑冥數有不敢盡洩者耶

王全斌紀律不嚴然輕財好士寬厚容衆軍樂爲用黜居十年怡然自得韓否爲泰以功名終宜矣

夏人有夬乩乩遇等乩字不知何音義書所不載

李繼隆夜涉棧道雨滑與馬墜絕澗深十餘丈絓大樹驗卒馳數十里取火引縆出之又治京西決河易梁迴倣舟以濟舟覆栖枯桑杪賴他舟以濟屢危不死立功至藩鎮爲后戚以智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上命諸王詣第候謁終不設湯飲卒以勲貴令終不亦宜乎

吾郡馮涇有曹王祠其主署曰宋侍中曹武惠王按武惠下江南即班師吾郡皆錢王境錢氏納土功不在曹祠之不知何據或曰是乃唐曹王臯也宋史武惠終於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卒贈中書令濟陽郡王謚武惠以光獻太后追贈韓王未嘗爲侍中贈侍中者乃曹瑋也

曹彬潘美同傳功名貴戚相亞追王皆謚武惠

黨進形魁岸每環甲冑毛髮皆豎太祖攻晉陽太原驍將楊業領突騎數百來犯進奮身從數人逐業業急入隍中縋入城獲免進之勇可想見

劉廷翰自衛士致上將郊恩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大父以

上不知其家諱上爲撰名親書賜之按　本朝定南死事追王三代不知考妣名姓朝命詞臣擬定姓名以封之在古先已有之矣

李瓊詣唐莊宗與周祖等十人應募勇士約爲兄弟一日會飲瓊熟視周祖知非常人因舉杯曰凡我十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毋相忘刺臂血爲誓周祖過瓊見其危坐讀書問何書曰春秋周祖令讀之謂瓊當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問難于瓊謂瓊爲師瓊之卓識殊絶於人

陳若拙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爲榜眼若拙無

文目爲賭榜

周世宗攻壽州造竹龍以竹數十萬圍而相屬上設版屋載甲士數百人攻城以袁彥爲竹龍都部署

祁廷訓形質倬岸無才略時目爲祁橐駝

李瓊傳末曰太祖事漢周同時將校多聯事兵間及分蒞立朝位或相亞宋國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俛首斂事且爲盡力焉揚雄言御之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此太祖之英武爲創業之君歟史臣之論最佳

李穀爲周宰相未嘗仕宋此五代史人物不宜列在宋史之內

呂公弼知太原麟州無井惟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常陷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埴土于其上板築立遂包泉于中自是城堅可守拔軸法未詳何義

魯公亮子孝廣所至皆以嚴稱遇盜皆碎其手此亦古肉刑遺意止盜有餘不可爲訓

范純仁以著作佐郎知襄城民不藝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賴之呼爲著作林　後以觀察判官知襄邑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縱馬踐民稼捕一人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敢爾耶白于上劾治甚急

純仁言養兵出於秘歛若使暴民田不問稅安所出詔釋
之聽牧地隸縣此時朝廷亦甚明

韓宗武爲秘書丞哲宗將祔廟中旨索中書省畫甚亟
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
懼損聖德皇太后見之怒曰此皆爲內侍輩所爲欲盡加
罰帝委曲申救乃已太后對宰相嘉歎諫官員缺當用之
坐諫禁庭宣索淮南轉運使貸上供錢貶秩歸蔡京欲以
知潁州帝語以秘書事京不敢復言徽宗好諛惡諫初政
已然崇信奸諛濁亂海內卒至宗社覆亡父子奴僇非曰
天命自作之孽耳

包拯請立太子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乞豫建太子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欲誰立是疑臣也臣七十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按本傳拯卒年六十四孝肅一代直臣豈前無欺語所云七十約略言之歟抑史之紀言或誤歟又傳云拯初有子繶通判潭州卒妻崔守死不嫁拯嘗出其媵歸母生子崔密撫其母護視之繶死後取媵子歸名曰綖然則孝肅又未嘗無子也

賈黯論事明爽時有出人意表者然性卞急判襄州疑傷人戲已以人菌嗽之在開封爲罪人所詈又嗽以人菌言者譏之菌音矢人糞也

唐諸附覽冒朝攻吳育至謂育弟婦故駙馬都尉李遵勗
妹有六子而寡育于弟婦久寡不使更嫁欲用此附李氏
自進士大夫之言何無恥至此極也宋時理學名儒輩出
朝廷家法最嚴乃士紳妻室往往挾貲再醮豪貴攘奪恬
不爲恥反以不嫁弟婦爲罪案足可怪歎

劉鋹據嶺表恭城周渭李鄉人踰嶺奔道州至都 書賜
進士出身歷仕有聲渭妻莫荃尚幼有二子父母欲嫁之
泣曰渭非久困者遠適必自奮竊績碓舂以給朝夕二子
畢婚二十六年復見渭朱昂著莫節婦傳

范正辭爲江南轉運使按部饒州富民甘紹爲盜刦州捕

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引問之四泣下察其非實從他所訊鞫有告羣盜所在滑石監軍掩之未至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稍來逼正辭大呼鞭擊中賊雙目執之賊自分不死餘賊渡江散走追之不獲旁得所棄贓賊尚有餘息載歸合傳醫藥創既愈乃按之引伏前十四人得釋正辭才略無雙然以轉運使而單騎追賊出於危道非所以自重

范諷曠達自許毋爽縱酒押闔干進不守名檢所與遊者慕其所爲號東州逸黨山東人顏太初作逸黨詩刺之

蔡君謨工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嘗書君謨二字賜之君謨

不肯書温成皇后碑風節表治不但以書名家而已蔡京與同郡欲附名閥自稱其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第一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爲第二佃終身恨之士大夫不幸與奸臣同郡同姓也

栗山按閩茶之貢自君謨郡始不無小勝盛德

呂溱開敏善議論然自矜貴知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七字舍人

韓琦每不許人以胆智觀王素全是一片胆今舉數端以見大略京師旱素請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日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

日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近猶外朝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乃命素扈從日熾炎氣翳空既還未至城天大雷雨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子卿王旦子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事朕已在左右奈何素曰臣正恐其在左右耳帝動容立遣二女 將偕建議築大蟲堡役未興敵伺間要擊不得成偕懼歸死素曰罪偕則墮敵計責偕使畢力自效總管狄青曰偕往當益敗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大雨蔡河溢入城詔

軍吏隨朱雀門素曰上不豫衆心怦怦奈何更塞門以動衆詔止其役水亦不害全是膽明識決是以人定勝天也
彭思永傳民以楮劵爲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捷取之鮮敗者思永得一人詰之悉黥其黨隸兵間按置刃于爪即今剪綹盜也或半錢或分鐵磨之銛利藏衣帶或爪間宋時已有之
粟山按楮劵卽今俗所稱錢票也
侯官陳襄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倡道海濱學者謂之四先生
蘇軾贈錢顗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人目顗鐵肝御史
高平蠻叛趙振爲湖北都巡檢使以南方暑濕弓弩不利

別創小矢激三百步中輒洞穿鑾遂駭散徙慶州召降羌李欽等置酒取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驚歎嘆復犯塞　馬懷德嘗因戰流矢中頰鏃入于骨以弩弦繫鏃發機而出之　向寶年十四與敵戰斬二級及壯以勇聞有虎踞卑邪川百里斷人跡寶一矢殪之遇潼關盜郭邈山多載子女玉帛寶射走之盡得所掠至太原粱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比之薛仁貴

宋之邊帥以李允則爲第一　知雄州暘建東岳祠陰盜金銀供器因以護祠爲名合甕城爲一　敎民陶甓以易苫蓋

競渡以習戰棹毀陷坑望樓令諸軍築短垣濬溝洫爲蹤
圍種榆滿塞下移浮屠北原上可望三十里甲仗被焚陰
以葛籠運而補之厚遇諜者取沿邊兵馬金穀數印函以
縱之不承契丹移詰毆傷者張燈置酒伺北酋入境者深
中機宜使人莫測若在邊陲固當令强敵戢心臥折不試
劉渙知登州益治刀魚舡備海寇宋時海寇皆遼人也今
海東北無寇寇在東南刀魚船制今亦不聞
宋與夏人戰無如延川好水之大衂劉平料敵有大將風
范雍用違其長東西奔赴乃至失利若非黄德和先奔
亦不至大潰郭遵陷陣驍將楊言當之遵揮鐵杵破其腦

復持鐵槍進所向披靡敵人持大綮索立高處迎遏馬轍爲所斷注射之中馬仆地被殺遏鐵杵鐵槍共九十斤後耕者得其器于戰處并衣冠葬之任福兵敗猶揮四刃鐵簡決鬪槍中頰絶喉而死王珪戰鎮戎城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吾敵者槍直珪胷傷右臂珪右手杵碎其腦繼又一將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皆驚引去好水川之戰任福陷圍中望麾幟猶在珪復入殺數十百人鐵鞭撓曲手掌盡裂馬中鏃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如此勇士干城之選良可惜也

粟山按此戰事歷歷如繪何減史公

府谷張岊爲牙將西夏觀察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還其子輒背約安撫使岊詰問徑造帳中阿遇屈留共食食以佩刀貫大肉啗岊岊引吻就食無所憚阿遇復張弓鏃指岊而彀岊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拊岊背曰眞男子也悉歸所虜時年十八名動一軍中使賜軍入至麟州不得前軍司馬遣岊以五十騎護之遇賊靑眉浪流矢貫雙頰拔矢鬬愈力奪馬十二乃還賓從數騎夜偵羌中羌覺追之岊隨羌疾馳效羌語與俱數里乃得脫前後數中流矢創發臂間卒

宋史論王介甫前引朱子之言後證以韓琦之說安石爲

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妙論微中

蒲某傳正知鄆州梁山濼多盜蒲治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爲衰止所殺不可勝計性侈汰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盥漱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大小澡浴用婢數人每浴且湯五斛晚年學道謂有所得蘇軾箴之以曰慈曰儉蒲某其酷若此其奢若彼黨邪醜正乃云學道乎哉

王韶戰勝攻取亦一時健將不能保境息民糜財用披肝腦以爭無用之地晚年病狂疽發洞見五藏多殺之陰譴

也

賓貞固以唐進士歷仕晉漢爲周宰輔罷相封沂公歸洛
課役同編㟪愬於留守向拱拱不聽宋初詣范質求任東
宮三少奉朝請質不爲奏乃還洛放曠山水携伎載酒卒
年七十八固患失鄙夫也宋固未嘗用宜列五代史雜傳
中貞固少中蠱若贅在喉鯁閟及爲相大吐有物狀蜥蜴
落銀盤毒氣衝盤焚中衢臭聞百步蠱之毒如此貞固之
頑福且貴遂不能殺之

李濤弟澣陷契丹屢逃見獲遂卒濤編其文章爲丁年集
李穆至孝母臥疾轉側皆自扶掖乃稱母意穆坐秦王事

厲吏其子維簡紿祖母奉詔決獄臺中及責授省郎亦不以白毋隔日伴為入直即訪友或遊僧寺暨于卒復毋終不知穆用心若此可敬可涕

宋琪論契丹形勢欲從山後進兵直薄幽州不可于雄霸平原之地與彼爭利又條延州邊事謂入夏境宜招接界熟戶使為鄉導強壯有馬者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今西邊有踏白城即其遺也　契丹德光子述律代立號為睡王　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國毋述律氏頭下兵謂之屬珊其遊奕偵邏謂之欄子馬

宋宰相以張齊賢為第一雄才大略每事必計久遠料敵

制勝不減管葛太祖語太宗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不欲爵以官異日遺汝作相也知人之明度越千古

賈黃中幼而聰悟五歲父玭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賦蔬食曰俟業成當食肉十五舉進士太宗召見其母謂曰教子如此眞孟母矣作詩賜之上常戒之曰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則失大臣之體因謂侍臣曰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未覺老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黃中五十六卒其母尚無恙如上言父玭凡士大夫子弟來謁諄諄誨誘葬鄉黨群從葬之十五喪孤貧不自

給者教育婚嫁之陰德如彼毋教如此自宜有令子

錢若水十歲能屬文陳摶曰此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耳太宗畜犬甚馴上崩不食送永熙陵李至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甚得大臣風節時將城綏州互言利害命若水馳視之率衆渡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戍將推服上謂左右若水儒臣之知兵者若水奏罷其役謝病數月始朝謁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去來脩然可謂異人

辛仲甫以補闕知彭州課民種柳蔭行路人德之名補闕柳

張洎淸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侍立於丹墀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　中書門下御史臺名三署

趙逢歷淸近有聲然慘酷多詆訐縉紳目爲鐵槩

馮瓚知梓州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掠民數萬夜攻城瓚曰烏合之衆必無固志持重鎭之旦自潰城兵止三百分守城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夜分擊五鼓賊悉潰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于市

栗山按倉卒定亂膽識絕人

吳虔裕多輕肆右金吾上將軍王彥超告老虔裕語人曰

我縱僵仆殿上斷不學王彥超七十致仕人傳笑之

張勳性殘忍好殺每破城邑但揚言曰且斬頗有橫罹鋒刃者將赴衡州州民涕泣曰張且斬至矣吾輩何以安乎

范陽張藏英唐末舉族爲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補牙職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檢至則微服匿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地齧其耳噉之歸設父母位縛居道號泣鞭之臠其肉三日刳心以祭詣官自首官爲上請釋之燕趙間目爲報仇張孝子藏英年少能報仇可謂奇男子解官跡仇可也求爲都巡檢不可也

借官以報私仇旣非國法且令仇人聞而先遁焉能伸其志乎藏英始勇而寡謀者自拔契丹航海歸周誠豪傑之士

郭進在山西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有軍校誣進者太祖詰知其狀送進令殺之進謂曰汝敢誣我信有膽今舍汝罪能掩殺并寇卽薦于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果致捷卽以聞道其職太祖令有司造宅悉用黃瓦有司言親王宮主不可用帝曰進捍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役無妄言

董遵誨常輕太祖卽位召見之請死帝令扶起之曰尚記往日紫雲龍化之事乎因再拜呼萬歲有部卒擊鼓訟其不法待罪慰諭之因問遵誨母安在奏母在幽州經離睽隔太祖因令人賂邊民竊迎其母送與遵誨遵誨遣外弟劉綜貢馬以謝太祖解所服眞珠盤龍衣命齎賜之綜曰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方委之方面不此嫌也太祖之馭將如此宜人人願效死力

馬仁瑀十餘歲父令就學輒逃歸習孝經旬餘不識一字博士笞之夜中獨往焚學堂博士僅以身免集里中羣兒戲爲行陣日與之約轍其後期者皆異服及長挽弓二百

斤爲宿州防禦豪州賊周弼勇悍材貌奇偉號曰長脚龍監軍討捕數不利仁璠率帳下十餘人入太山擒弼盡獲其黨

郭貢知德州族人親吏頗爲奸利梁夢昇後知德州以法繩之貴善史珪圖去夢昇珪記于帋將伺便言之一日上言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曰今之文臣未必皆善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于死探懷帋以進上曰此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眞清强吏也以紙付中書即以夢昇爲贊善大夫珪譖不行太祖可謂神明

王繼勳在軍陣用鐵鞭鐵槊鐵檛軍中目爲王三鐵

譚延美知寧遠軍契丹兵抵城下延美開門以示之不敢入圍城數日開門如故出取樵薪無異平日契丹疑之卒引去深得古人機畧

銀夏都巡檢梁迥麤率不喜文士故事節帥出鎮及來朝便殿宴勞翰林學士皆預坐迥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預坐自是罷之淳化中學士蘇易簡白于太宗始復之以詞臣爲此輩無禮可笑太祖籠絡邊帥特用其言

　粟山案此時邊帥之桀驁不馴亦可見一斑

士會爲亳州監軍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所會妻悍妬不

能制擅至亳賓其白上太宗召其妻俾衛士捽之杖百以妻忠請卒一夕死

許唐累世以財雄薊州後唐季知契丹將擾邊白其父信請內徙信戀產殖不從唐潛携百金而南晉以燕薊賂契丹歸路絕爲商汴洛間見進士綴行而出歎曰生子當令如此因卜居睢陽娶李氏生子驤風骨秀異唐曰成吾志矣郡人戚同文經術聚徒唐携驤詣之曰唐來不辭父母死有餘恨今拜先生卽吾父矣自念不學思教子以興宗緒願先生成之驤十三善屬文唐罄產爲驤交時彥貢部與呂蒙正齊名廷試擢甲科累工部侍郎唐見幾自拔教

丁成名商賈有此賢於士大夫遠矣

幷州呼延贊勇鷙褊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刄皆重十數斤絳帕首乘騅馬服飾詭異然無統御才

田紹寶爲龍捷都虞侯盜官馬貿直償博獄具引見太祖惜其驍勇使執于門外遣內侍私問之紹斌謂恩貸臣死當盡節以報復引見釋之密賜金令統諸軍借事五百人爲步鬬軍抵昇州多所克獲太祖眞能使貪餙者

張思鈞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

王欽若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旣去視其刺則唐相裴度也旣相乃表修裴度祠豈欽若姑妄言之以迎合天書之好耶抑度果得仙也

丁謂知鄆州兼齊濮安撫契丹深入民爭邀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囚紿爲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悉得渡遂部分河上旂幟刀斗呼聲聞百里契丹引去謂奸人才固可

陳堯佐謫判潮州潮民張氏子與母濯于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

神宗好兵蔡挺章楶王韶皆以儒生爲大將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此之謂歟　王安石爲相排斥正類乃有鄧綰鄧洵武父子之奸回呂惠卿之反覆李定之羅織蘇軾舒亶之窮治鄭俠塞序辰徐鐸之類編司馬光等章奏事狀正人一網邦國爲空

王陶由韓琦獎拔攻琦尤力帝薄其爲人不復用初陶者寓京師教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餧荷一鍤剗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貴尹洛愚老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

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愿大失望歸病死
聞者益薄陶爲人
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王子韶爲衙
內鑽指其結要人子弟也
陳繹務摧豪黨而曰與貌違繆爲敦樸之狀好事者目爲
熱熟顏回不肅閨門子與婦一夕俱殞卒伍之手傲然無
慙色
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相繼封還詞命三人名
益重世稱熙寧三舍人
呂夏卿長史學貫穿唐事博采傳記于新唐書最有功知

潁州得奇疾身日縮卒之日如小兒

張舜俞嘗棄官歸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

李師中始仕州縣包極爲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夷甫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後二十年乃信師中好高論大言時或未之許只此一事何其先見

楊佐爲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柘木爲井幹歲久幹敗欲易之陰氣上騰入者輒死天有雨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洒之如雨滴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木盤之滴竟

可代雨邪理不可解

李元在信州人目爲錯安頭以其無貌而有材也

种放爲高士乃從子世衡師中師道世爲名將如霍去病乃有弟光　种古慕從祖放爲人不事科舉時稱小隱君

种樸戰歿偏將王舜臣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萬騎來追七人介馬而先舜臣計必羌酋之尤桀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當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四人反走矢貫背萬騎睊眙不敢前因得整衆須臾追者復來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踵薄暮乃逾隘微舜臣師幾殲

呂希哲以廕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進取安石爲政將用之辭曰相公知人萬一從仕不免異同則曏昔相與之情盡矣乃止公著作相希哲獨滯管庫公著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哲母賢明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范祖禹其妹婿也言于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爲不希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于是擢崇政殿說書一時父子內外親友無非大賢想見門庭之樂

吳時爲文未嘗屬稿兩學目爲立地書廚

劉摯為南宮令與信都令李沖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稱人謂河朔三令

蔣之奇六典大郡皆有治辦好賢潔已亦能自立者特以始進附濮議恐為衆論所不容遂攻廬陵以自雪終為正類所醜夫濮議誠是則附之非黨特以干進而附濮議其意原非正宜其反覆也之奇鑿龜山左肘至洪澤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今洪澤之險不減於淮往往昔覆溺豈今古河有不同邪

蘇軾謂李之儀尺牘入刀筆三昧

林靈素設講寶籙宮詔兩學選士朋道司成以王俊義曹

偉應詔俊義辭焉逮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內侍呼名至再俊義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偉偉回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爲之懼俊義恬然以太學上舍選奏名甚下徽宗親擢其文第一及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悅顧侍臣曰此朕所親擢也宜即超用蔡京邀使來見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後改吏部員郎外郎入對帝問卿知前日所以親擢乎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嘗徽宗時乃有特立不阿之士如俊義者帝既知之又知主司之不公不能去蔽賢之臣進剛直之彥何也

劉安世剛勁不回廷爭執詞旁觀流汗目之曰殿上虎下

梅州蔡京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貶所使自裁又擢土豪爲判官使殺之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此行之客密觀此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死乃免惇卞復以檻車收鄒浩及安世二人付京師行數驛徽宗即位赦至乃還又七謫至峽州羈管死葬祥符金人發其冢貌如生驚曰異人也蓋其棺而去安世百折不磨死而不朽眞烈丈夫也

馮拯遇事敢言可謂直臣然自奉奢靡內臣撫問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有衾裯錦屏之賜結內官以希主眷

愧大臣之節如寇準後汝未嘗勸上以節儉然不可謂非忠臣

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求觀未終一冊欠申思睡閲之終篇惟王勝之耳乃王益柔也

蔡齊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眞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

王嗣宗誠訐王曾陵蔑王旦醜詈种放狠戾無匹其掘邪州狐窟焚其淫祠亦是快事嘗自謂徙种放掘邪狐按邊肅爲去三害嗣宗攻明逸大類燒琴煮鶴明逸亦不自愛

賴眞宗好賢善于處此否則焉能免于殆辱

趙君錫字無媿性至孝母亡事父艮規不違左右夜則寢于旁衾裯厚薄衣服寒溫藥食精粗飲食旨否櫛髮翦爪整冠結帶內則所載無所不親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艮規每出必扶掖上下雜僕御中嘗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後知應天淸明出郊具奠杜衍張昇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挺之塋邀七家子孫陪祭時人傳其風義讀此媿嘆爲人子者不當如此邪

周起嘗奏事殿中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宜賀朕有

子矣卽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起同知樞密院嘗與寇準飲曹瑋家客多引去獨與準盡醉夜漏上乃歸明日入見引咎眞宗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一時君臣相洽此風難追

仁宗時或請并天下農田稅物名者三司使程琳曰合而爲一易于勾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吾民也古今同弊如今條鞭之則乃合正雜稅而名之也往往別立名目以加派不知所派者固已徵于條鞭中矣賢者深慮已先及此

高瓊少無頼爲盜敗將磔于市暑雨創潰伺守者稍怠掣

釘而遁後乃貴盛無比　范廷召善射出獵嘗一矢貫二
烏性惡飛禽所至彈射殆絶尤不喜驢鳴必擊殺之
楊崇勲貪鄙在藩鎮日役兵工作木偶塗以丹白舟載鬻
于京師　張耆與章獻太后有舊恩賜第七百楹家居爲
曲闌積百貨其中與群婢相貿易有病者親爲診切以藥
償之欲錢之不出也
張玉遇夏人于青澗有鐵騎挑戰玉單持鐵簡出鬭取其
首及馬而還軍中號張鐵簡
郭逵在延安擇諸校習金鼓中營六十四人人教一隊瑱
刻而成善用偏裨人盡其技每戰先招懷後戰鬬愛惜士

卒不妄誅戮殺賊老弱婦女皆不賞有古大將風

趙巖使河北過眞定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巖問何以教之瑋曰趙德明使人以馬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巖殊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始歎瑋之明識

王則附明鎬傳未可謂作文無法此當敘入傳中且敘且及則事可也鎬傳旣畢又另紀則則是明鎬與王則聯傳也

王禹偁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疋爲潤筆却之及出滁爲閤士鄭褒買一馬或言虧馬價太宗曰彼却繼遷五十馬肯虧馬價哉蘇紳陰中王德用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語帝惡之匿疏不下出紳知河陽人主之明使人感涕　蘇紳梁適同在兩禁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

哲宗問開封尹錢勰比閱詔書殊不滿人意誰可學士者勰以王欽臣對帝曰章惇不喜以勰爲學士欽臣領開封帝知人可用而畏奸臣之忌何無英斷　楊安國侍講周官荒札則薄征緩刑曰古所謂緩刑貰過誤之民耳今衆持兵仗取民廪食一切寛之無以禁奸仁宗曰天下皆吾

赤子饑殍爲盜州縣不能振卹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安
國請書無逸篇于邇英閣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
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列置左右

五代文格卑弱柳開始爲古文尹洙穆修復振起之然則
宋初之文推歐陽而不知柳尹穆三人也

孫甫知翼城杜衍辟爲永興司錄吏職皆倚辦甫甫曰待
我以此可以去矣衍遂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議語多言
天下賢俊衍曰吾于屬官得益友保州兵變大臣不時發
甫因彈樞密副司衍尹洙爲總管以劉滬城水洛爲違節
度將斬之甫謂水洛通秦洛於國家爲利滬不可罪洙遂

罷洙衍皆甫所善不少假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一切繩以法然未嘗不稱其賢若甫者眞邦之司直和而不同者

劉隨臨事銳敏敢行蜀人號水精燈籠

安邑司馬池當殿試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異乎行至宮城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友以病告遂號慟而歸至孝所感匿喪就試者能無愧死

編傳不論門族如司馬樸宜與洪皓朱弁等聯傳不宜附司馬池旦等傳末

蔣堂知益州建銅壺閣制甚宏傲材不預具旣半乃伐喬木於蜀先主惠陵江瀆祠又毀劉禪祠蜀人不悅蔣堂治尙寬縱銅壺閣之建是亦不可以已乃伐先代之陵木毀明神之祠宇固無忌憚之尤者乎

陳希亮知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下其法自畿邑至泗州皆爲飛橋

陳季常慥少時使酒好劍蔡朱家郭解之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在岐下嘗從兩騎挾二矢與軾遊西山鵲起于前使騎射之不獲怒馬獨出一發得之自謂一世之豪終不遇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遯

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徒步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不識也所著帽方屋而高因名之爲方山子軾謫黃過岐亭識之始知爲慥云

周湛典郡有名善弩射隔屋亦中的　王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擿發微隱罪無所貸官吏怨之目爲三虎

寇瑊領施州以白芀子弟數百人築柵守險要

謝文節爲南唐忠烈都虞侯周世宗南征文節擐甲渡江

潛覘敵壘吳人號爲鐵龍

李迪疾惡如仇其孫孝壽依章惇蔡卞指鍛鍊上書人孝

稱附蔡京意執陳瓘子正彙何忠臣之無祚而好回之易染邪　孝壽殘刻無狀亦有快心事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壽曰所判甚合我意如數予僕杖而謝舉子都下翕然無一僕敢肆者

和斌子銑知雄州上制勝强遠弓能破堅越三百步外還入號鳳凰弓

宋守約御軍嚴整所居肅然無人聲蟬噪于庭亦擊去之

王光祖爲沿邊安撫界河巡檢趙用擾北邊契丹數萬壓

境造浮橋如欲度光祖在舟盡撤戶牖或謂單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其來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命子襄往兵刃四合語惟在用襄隨機折之其將蕭禧揮兵去邀襄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爲信即上之詔罷光祖與克曰非光祖以身對壘使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示勸乃除眞定鈐轄

劉正夫在太學與范致虛吳材江嶼號四俊

張根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魨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根誠至性過人者故能盡忠極諫遷謫不悔

任諒提點京東梁山濼漁者習為盜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入他縣地錯其間刻石為表盜發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以此治盜水鄉甚佳如今寒山牛山盜藪有司倣其法按籍貫刻諸舫盜發按舟可跡并可防盜舟者

何灌為大山軍巡檢賈胡疃有泉遼人越境而汲灌畫界遏之舉兵犯我迎射之輒中或著石沒鏃敵驚以為神後三十年契丹蕭太師與灌會道曩河巡檢神箭灌曰即灌是也蕭矍然起拜後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澈甲洞胸出背疊貫後騎羌懼引卻

劉錡順昌之捷與錡意合者惟部將許清號夜义者與之同故能成功吳璘謂信叔有雅量無英槩恐不足以當逆亮已而功不成宋史深是璘言余謂錡未嘗無英槩爾時齒既頹而子弟皆不足當大敵如吳岳諸子皆能戰而錡子汜庸才不能克敵古今名將必父子兄弟人人知兵而後成一軍而後可以率諸將　錡屯鎮江汜固請出戰錡不從葉義問督衆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强之瓜州之敗汜違節制義問復違衆非錡罪也

楊存中以克敵弓雖勁而蹶張難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

羅汝楫與何鑄同檜言殺岳飛汝楫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于像前武穆英爽若此宜兀朮之褫魄也

粟山按願亦一時名臣忠武豈有修怨及之之理其卒也亦會逢其適耳

宋史賢奸雜糅觀者目迷宜以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各爲傳而以景德熙豐奸諛類附之王溍善汪伯彥秦檜各爲傳而以沮恢復排宗澤李綱殺岳飛諸奸附之以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爲專傳而以𨶒邊釁攻僞學誤國是者附之傳較然列眉始足爲快

林栗治辦多材京鏜出使仗節徒以講學不合首倡僞學之目得罪萬世君子所以戒忿懥之失正

謝深甫傳無一事之疵與陳自强高文虎輩同列初甚訝之及觀史臣之論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者然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僞學之禁罔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况于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愚形于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史臣既知之則木傳官壇入何得據舊文以餙飾也

趙雄與虞允文協謀恢復張栻亦論恢復與虞趙之論不同孝宗是栻虞趙皆不樂栻栻在荆州雄遂事事沮之夫

恢復大計也但求其當而已不必謀盡已出也雖無足責雍公之不樂何邪敬夫以在魏公軍中論恢復必有見然魏公每大舉必大敗敬夫何不效謀於乃父耶抑乃父不聽其子耶雍公采石之戰師川之謀舉無遺策然則敬夫之策未必是雍公之不樂未必非也

宦者甘昇既逐高宗崩用治喪事復提舉德壽宮中書舍人王信執奏翰林學士洪邁適入上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昇甚當朕白太上皇后謂一宮之事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黃門多不習事獨昇可任今豈敢蹈故態以是駁疏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夫君臣上下如此

委曲相信豈必固執以傷君父之心孝宗之孝諫臣之忠皆能克盡若使光熹之閒上下能同此心豈有王魏相傾之端禍乎

兵部郎宋德之祖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至臨安府有八言蜀有宋宣教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入四明矣濟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燗平山有三居士其一宋宣教也德之攀躋至山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然則宋時尚有異人耶

辛棄疾雄豪自命思立功名自見同晦庵遊武夷賦九曲

櫂歌晦庵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哭之謝枋得常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至三鼓不絶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稼軒英爽不磨豈徒以文詞名世者

定蜀亂者楊巨源倡其謀李好義致其力非巨源則安內之事不成非好義則曦之勇不可制二人皆不得其死惜哉

屢再興屢破金人於唐鄧髑髏爲人頭陜

張威每戰瞋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鵰眼威立淨天鵰旗以自表每戰操木梧號紫大蟲圜而不

刄長丈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曠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我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開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以此輒勝御軍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倍價于市按張威治兵深得武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遺意惜不遇其時不見大用

宋季已無豪傑襄陽張惜孝拔劍自奮亂軍中奪舟赴郢揮衆登岸無敢亂行宣撫幹次官鍾蜚英異之語曰今日

正我輩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曰朝廷負人蓋英語宣撫姚希德羅致之宴仲宣樓蓋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人旂幟部伍整肅希得大喜問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聊為君侯紓一時之難姓名不可得也於是耀兵數日至萬人數戰皆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不可得不知其其所終嗚呼世未嘗無人史嵩之賈似道為帥誰能屈首就之乎

宋季名臣江萬里文天祥謝枋得汪立信李廷芝之家鉉翁

陸秀夫等宜以類相從乃忠奸並列何也　陳仲微里山兵敗走安南死葬其地其子文孫降元導其師入國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忠孝而虧何以覥立於世

孫奭剛方正直知無不言可謂名臣列之儒林未當也

宋史道學之外別為儒林豈有道外之儒乎哉或有博而未純者以經術別之可也其他則宜并之文苑　陸子靜楊誠齋蔡季通劉屏山眞西山魏鶴山諸公豈得列於道學之外

孫復胡瑗胡安國胡寅乃不愧于儒胡旦躁險干進不得以儒名之　石介敢言亦文人之雄耳王向公議先生傳

烏有子虛之類止可列文苑鄭樵好學其書蒐奇博古然文苑爲宜　楊萬里剛勁不回盡忠極諫憂國致病垂死尚憤憤侂胄之禍國陳傅良歷仕有聲守方不茍合過宮之舉引裾廷哭一代諍臣胡寅力諫和議陳亮高才通達賈誼之流皆有宋名流不得以儒林槩之

葉適有用之才非僅儒生也侂胄出師適請防江不聽既敗始用適守建康適請兼制江北始可保江南金兵大入建康震動適募市井幷帳下二百人使小將統之夜半伏茅葦中射金人應弦倒矢盡揮刀出金人錯愕不敢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已在舟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刼營多

俘馘金人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又遣石斌夏俟成等分道而往皆捷金人遂遁羽檄旁午遣治事如平時兵退大修堡塢四十七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首尾聯絡流民爭附宋史譏適不能止侂胄之用兵夫適奏對每言復讎之義侂胄將用兵屢欲用適爲學士藉其草詔動天下適已力辭事寄在身適力彈敵有功不賞反以爲罪何怪上下媮安合豪忝灰心遺民解體哉

秦檜不肯署名議立張邦昌於胡安國之罷三上章留之不報即解相印以去若無再相以成其奸萬古必以檜爲正人矣

程迥知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决陳長年輒私鬻田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辯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爲已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爲法迥爲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子若孫宜定省溫凊不宜有死財在律别籍及異財者有禁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母可矣何稽滯徧愬有司而達登聞院乎穀梁傳注臣無訟君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聞之不覺涕泗之横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猶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倘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

令也既使歸其母其目前所費乃卑幼擅用尊長物須五年尊長告乃爲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端也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按責田而從子訟愬必無子而從子宜嗣者也父歿母在財產亦當聽母何得名之爲私賣豈可追論父之費產至訟繫其母乎守令既不知倫紀朝廷乃須爲教令大可怪也迴之立義足補名教可爲今日嗣產之立程分財之致砭

韓渾博學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事號近世肉譜

柳開始爲古文然能料敵制勝決策若蓍龜有志用世不

徒文士

石延年劉潛常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爲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讀此想見其人眞神仙也

郭忠恕縱酒跅弛或踰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不汗窮冬鑿河冰洛浚澌消釋晝宣屋重複之狀頗極精妙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醞豫張紈素倚壁乘興即畫之苟意不欲固請之必怒而去太宗召爲國子監主簿刊定歴代字書使酒肆言盜賣官物減死杖流登州至臨邑謂部送吏

曰我今逝矣穴地度可容面俯窺而卒稾葬道側累月故人取尸斂葬之體甚輕空空如蟬脫恕先固異人也

宋史分忠義孝義卓行皆未善忠孝卓行本無分別名公巨卿就非忠義必以殺身兵刃者爲忠義未當也宜如五代史之書死事死節以表殉國殉官者而卓行則分見于名臣孝義諸傳至於吕祖儉祖泰陳東歐陽澈陸秀夫等死難一節不足以盡之當與鄭俠鄒浩胡寅文天祥謝枋得諸傳以類次相次

芮城樊景溫歸信樂恕景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溫檽樹五株并爲一恕景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

復共居人知田氏分荊不知樊氏棲榆復合千古佳話也

江州陳氏義門同居十三世有百犬牢河中姚氏亦十三世同居孝睦不替世為農家無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農桑僅給衣食三百年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天下未有

汀州寧化曾氏婦晏夫死守志撫幼子冦破寧化令佐俱逃知將樂縣黃垺令士豪結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集愈衆諸砦不能禦晏乃築黃牛山自為一砦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丁田諭曰賊求婦女意實

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悉解首飾予田丁感激咸奮晏自抱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退敗遠近聞之多挈家依黃牛山聚衆日廣復共論萬全措置析黃牛山為五砦選少壯為義丁互相應援為犄角賊屢攻勿克所活老弱數萬人知南劍州陳韡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其下又以楮帛勞五砦名其砦曰萬安事聞詔特封晏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晏氏以婦人倡義保禦強寇寘不媿高涼錦繖及夫人城

謝疊山母與妻皆賢明義烈足為忠臣生色當與疊山同傳趙淮妾亦宜附見淮傳　傳列女者其夫其子無可紀

恐幽芳湮沒不傳故別爲目以紀若名卿之妻賢達之母忠烈之女皆宜載入諸公傳中互相映發不宜與亡婦庶女同列

洪州彭烈女父泰入山伐薪遇虎將不脫女拔刀斫虎奪父而還鄧章八娜虎銜大母女曳虎尾祈以身代虎釋大母銜女以去虎誠頑類乃畏彭女之拔刀而不哀章女之請代鬼神固無知邪

咸平中軍士有流矢白頰貫耳衆醫莫能取閻文顯以藥傅之信宿而鏃出因賜緋韓晸從太祖征晉弩矢貫左髀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醫學劉贇視之傅以藥出

之步履如故賜白金

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請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內官衛紹欽董其役既訖積薪于庭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朝辭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促令蹐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叉抑按而焚之此奄此舉千古快事

燕山合兵之役王黼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當時加賦至此民焉得不怨國焉得不亡

邢恕傾危與蔡確造爲異論謗及宣仁幾搖社稷子倞復
陰搆趙倫貽書余睹卒賈粘罕之怒舉兵南犯遂覆宗社
父子凶悖中禍八國宋室奸臣接踵至章惇而誣宣仁爲
老奸復請追廢宣仁而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斵其棺若此
等人不知天壤間何者爲名義無父無君其罪在秦檜韓
侂冑之上　史彌遠矯遺詔廢濟王易太子其擅權廢立
與章惇請廢宣仁同一肺肝
呂惠卿知延州夏人合師入寇修米脂諸砦以備寇欲攻
城不可近欲掠野無所得欲戰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
腹背受敵留二日拔栅而去惠卿之才固可將不可與立

朝耳

韓侂胄名侂取曾點子爲子名玒侂與託同 玒音紅彤也

命名皆如此怪僻 丁大全面藍類盧杞當國之奸不必

言爲子壽翁聘婦而豔自娶爲妻爲世所醜

劉豫叛臣乃爲陳東歐陽澈立廟于歸德宋汝爲以呂頤

浩書勉豫忠義豫以邪昌爲戒故李忠定僭逆僞命二條

自是中興定論然行之太早徒以堅中原人士仕金及豫

從逆苟免之心非計之得也必也宰執執之而朝廷原之

俾遷居外郡保全贍給以全大信以招來者可也

李全反覆數四朝廷乃以許國姚翀爲制使翟朝宗張國

明知軍郡此輩庸奴焉能馴虎狼縻鮫鰐乎君用三趙控置淮楚全尚未敢桀驁馭得宜可因其力以圖山東惜乎措置之失宜也全兵已犯揚州趙璥夫尚持史彌遠許增全萬五千人餉書并省劄全擲書不受而留省劄璥夫始知見紿始發牌印迓趙范夫軍機呼吸賊已臨城尚戀州印不迓郡守真可斬也若非丁勝扨闔者以止之揚州且不守矣　全留省劄以此紿陷泰州何其狡也　全既狡譎而楊氏之狡又出全之上觀其誘夏全逐姚翀不恥以身爲餌從容杯酒談笑衽席間弄夏全如反掌何其巧乎軍散衆解又甘言以慰其下絕淮北去老死漣水固北

寇之人雄哉

宋史頗否至公議論極正惜其體裁未當詳畧失中删其繁蕪辨其倫類斯善矣

人君有疾不忍斥言之名之曰不豫寇萊公卒綱鑑書不豫當是宋史之誤而方山因之未改也

耆香堂史論卷三終